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National Tainan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第十三屆校刊文學獎成果報告



主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員生消費合作社

協辦單位：夏之頁文藝社

中華民國 103 年 09 月 12 日

# 目 錄

## 壹、活動計畫書

各組評審 . . . . . P.01

## 貳、活動成果

一、學生投稿及得獎件數一覽表 . . . . . P.02

二、得獎名單暨作品清單 . . . . . P.03

## 參、夏之頁文學獎

一、散文組得獎名單及作品集 . . . . . P.04

二、新詩組得獎名單及作品集 . . . . . P.14

三、小說組得獎名單及作品集 . . . . . P.19

四、青春記事簿組得獎名單及作品集 . . . P.54



## 第十三屆校刊文學獎各組評審名單

組別	評審姓名
散文	王淑理
	鐘文伶
新詩	郭淑雅
	黃碧璉
小說	許正平
	莊雅雯
指定題目	簡欣儀

## 貳、活動成果



## 各項主題投稿及得獎件數

文學獎	稿數	投稿件數	得獎篇數
	散文組	19	5
	新詩組	18	4
	小說組	14	6
	指定題目 (青春記事簿)	6	2
	合計	57	17

## 第十三屆校刊文學獎各組得獎名單暨作品清單

名次	散文組	新詩組	小說組
第一名	五護3年4班/賴意軒 牽語	五護3年2班/謝依靜 昭君出塞	五護1年4班/洪宜訢 Memory Recollect
第二名	五護1年6班/高子惠 開門關門	/	五護2年5班/陳昱瑄 亂世
第三名	五護5年4班/謝佩琪 我生活的國度	/	五護5年5班/蔡季恩 她她
佳作1	五護1年1班/郭可婕 生命中的裂縫	五護5年4班/呂晏慈 洪流	五護5年4班/黃鈺涵 自由之花
佳作2	五護3年4班/李郁軒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	五護3年5班/張芳瑜 語之謎

### ◎指定題目組(青春記事簿)

名次	得獎人
佳作1	五護3年5班/杜菱 那年，十七歲的暑假
佳作2	五護3年1班/吳妙謙 難辨虛實的夢—《大亨小傳》觀後感

# 參、夏之頁文學獎



☆本屆文學獎獎金  
由員生消費合作社贊助



一、散文組





# 散文組得獎名單

名次	題目	班級	作者
第一名	牽語	五專護理科 三年四班	賴意軒
第二名	開門關門	五專護理科 一年六班	高子惠
第三名	我生活的國度	五專護理科 五年四班	謝佩琪
佳作一	生命中的裂縫	五專護理科 一年一班	郭可婕
佳作二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五專護理科 三年四班	李郁軒



## 牽語

賴意軒

繁星下，嬋娟透露著微光，小溪淙淙地相互打鬧滾動著，微涼的風讓樹葉有些寒顫，一位女孩沉浸其中仰望上蒼，合十著雙手：「許久不見了，你過的好嗎？盼你依舊平安幸福」一如往常地祈禱。這時，天邊劃下一道金色淚光，祝福般地吻醒女孩，她輕輕地笑著，往後一個伸展，徜徉在青蔥翠綠的大草原，草兒彎腰親近她，樹葉窸窣窸窣地歌唱：「手牽手，手牽手，會把心牽走。」，女孩眯起眼聽著聽著，不久便墜入夢鄉。

那年夏天，孩子們在操場上嚷嚷嬉鬧，男孩女孩早已熟知對方的個性跟一舉一動，不時地偷望著對方毫無防備的笑顏，不料，卻正巧被其他人撞見，「唉呦，男生愛女生！羞羞羞！」「你們很無聊耶，走開啦！」他們的臉上同時佈滿了紅暈。那當下，年幼的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一切的開端。

新的學期，說巧不巧，男孩女孩的座位被排在一起，磁鐵的吸引力愈來愈強烈，一發不可收拾，像是能感應到彼此心跳似的。終於，他們勇敢的踏出第一步，用直白的文字問著喜歡誰，怎麼也無法親自說出口的他們，在交換的紙條上靜靜躺著彼此的名子，內心的喜悅不言而喻。

秋菊悄悄綻放，迎來了揮灑汗水與青春氣息的運動會，體育方面一向很在行的男孩，自告奮勇的參加跳遠比賽，女孩也一同到現場加油打氣。漫長煎熬的等待，終於輪到男孩上場，女孩雙手緊握在胸前靜靜地禱告著，男孩一個跨步，朝前方的沙坑快跑衝刺，所有人都屏息等待下一刻，只見他右腳蹬地用力一躍，咻的形成了完美的拋物線，雙腳便落在鬆軟的灰沙上，四周的讚嘆聲此起彼落，也讓其他選手面有難色。男孩微笑著回頭找尋那抹倩影，女孩見狀便向走過來的男孩揮了揮手，始終沒有移開追隨的目光，「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聞言，佈滿汗水的臉龐霎時浮現了小小的傲氣。最終男孩獲得了金光閃爍的獎牌，在廣場上手拉手轉著圈，與女孩一同分享他的喜悅。

一個陽光的午後，他們牽著手在公園散步，她心血來潮的對他說：「啊，有聽說過時光膠囊嗎？」男孩頓住腳步「時光膠囊？妳是說幾年後再打開的盒子？」女孩笑著點點頭。他們寫一封信給未來的自己跟對方，以及給彼此的禮物，並用一個小巧玲瓏的鐵盒子裝載，他們雙手沾滿著泥土，相視一笑，打了勾勾約定著五年後重啟膠囊，要一起回憶這五年的故事。

時光荏苒，人世間的無常，五年後的一

場劫難，硬生生的扯斷了一段姻緣，突如其來的車禍，讓男孩無聲無息的離開紅塵，接獲噩耗的女孩不可置信的跌坐在地上，眼神空洞、表情呆滯，「你……你怎麼捨得留下我一個人？」傷心欲絕的她憶起了兒時的誓約。

再次走訪舊地，那個羞澀的少年已經不見蹤影，約定的攜手相伴，只剩單獨的身影。當年及肩的小樹成長茁壯，如今已經成為可供人遮蔽的樹蔭，孩童嬉鬧的笑聲，現在聽起來卻有些難堪。女孩強忍著失落，來到當年的溜滑梯下，拚命的找尋被記憶埋藏的時光膠囊。經歷了被工友叔叔的驅趕，被路過的孩童投與異樣的眼光，她依舊蠻不在乎的想追回過往。終於，皇天不費苦心人，當她挖到一個硬物，看到是鐵盒子的瞬間，無法自制的落下淚，「不是約定好要一起打開嗎？」輕輕地捧起滿是灰的盒子，撥開覆蓋的泥土，女孩鼓足了勇氣，開啟了斑剝的盒子。裡面有領帶跟風鈴，還有兩封信靜靜地躺著，「風鈴？」那是一個陶瓷做的風鈴，小心翼翼的捧在掌心，女孩帶著疑惑打開了男孩的信：「給我親愛的妳，五年後不管妳喜歡誰，我還是願意陪在妳的身邊。小海豚送給你，讓風輕輕吹，叮叮咚咚表示我的心意，只要牠開始歌唱，那就是我在想念妳。超級男友留。」淺白的文字訴說著他的執念，藍

白相間的海豚叮叮作響，「手牽手，手牽手，會把心牽走。」這首旋律隨著風鈴敲響在心頭，讓她記起那段青澀的時光，眼淚撲簌簌的落下，手無法克制地顫抖，明明是炎熱的六月天，卻怎麼也止不住不斷向上竄的寒意，手臂的疙瘩驕傲地聳立，「謝謝你，因為曾經有你這樣的依靠」女孩破涕為笑，雙手交握在胸前微笑著禱告，祈求男孩在天上的安康。

夢，漸漸轉醒，女孩微微喘著氣，這才發現臉上地淚痕，「真是的，怎麼又哭了呢？」待到心情平靜後抹了抹臉，一切都還是歷歷在目，彷彿還在眼前一同歡笑的。原來，一切都還是會痛；原來，放下不等於遺忘，一股淡淡的憂傷悄悄地蔓延開來，蕭索的風吹徐，讓枯葉沙沙的哀泣。女孩緩緩地爬起身子，淡淡的勾起唇角，秋水般的明眸望著天邊逐漸清晰「你在天上過的好嗎？」，她想念如尼羅河的源源不絕。

這也許不是一段完美的感情，但絕對是女孩心中一處溫柔，深藏的回憶逐漸將悲慟啃噬，女孩學會了面對事實，學會了笑著送他離開。有些人的感情是再三考慮下斷絕，但她的坎坷卻是無法選擇的被迫終止，不，事實上並沒有停止，這份溫情始終都活在女孩的記憶，揮之不去，亦是青春不能缺少的

部分。

或許，曾經無悔的付出跟勇敢追尋未來，徒留下來的不會是遺憾，更不是虛擲青春，而是緬憶往昔的醇香，以及許久許久之後，彼岸花的綻放。濃烈的酌酒固然令人醺醉，但沁香的清酒卻也令人著迷，無法忘懷。傾聽風兒輕聲的低鳴：「手牽手，手牽手，會把心牽走。」我等，我願意等，即便到頭來等的只是一場夢。

## 開門·關門

高子惠

公寓大樓中，砰一聲的關門或是開門聲，大概就只有同一樓層的人會注意；商店的叮咚聲，有人進有人出；火車的門一開，行人魚貫而出，關上則有人錯過。我是外宿生，租在透天厝的小套房，在門邊會聽到有人開門關門的聲音，有些溫和，也有些粗魯，我常會想，明明只相隔著一面牆，距離卻是好遙遠，甚至，連長相都不知道，不過，我又要以什麼身分接近呢？在他的生命中，我只是個路人，可能會影響他，可能也不會影響他。

有些地方是暫時待的，有些則是長久居住的，有些門有鎖，有些門沒鎖。每個人就像一間房子，胸口有一扇門，有些人上了鎖，有些人則沒有；有些人會有一把鑰匙，打開你的心門；有些人則會在外面敲敲門，問可不可以進去；也有些人會很粗魯地直接闖入。每個人進門的方式不一樣，裡面主人的態度不一樣，更也造成居住時間的長短，喜歡的人是會留下來很久很久的。然而，悶久了是會悶壞的，預期地，有些人會跟你說，我要離開了，自己保重；無預警地，也有些人狠心地拋下你，頭也不回，轉身離開。

晴天時，我的心是打開的，會想要到外

面走走，會想要找到新奇的東西；陰天時，門是半開的，下雨時能馬上關門；雨天時，則會關起來，但是有人敲門，我會願意打開的。每個人心目中都住著一個人，你會願意留他很久很久，那房門是受傷時的避風港，被傷害了，你會躲進他房門，他受傷了，你會願意收留他。而那個人，不管再多麼的差，你都會願意一直讓他住著，而且除了你到他房門以外，你會等待他回家，那是一種安全感，也許少了他，生活就變得那麼枯燥乏味，那麼地，孤單。

到別人心裡，都要學會去怎麼當個好的客人，也許有些人喜歡你這樣的禮貌尊重，也許有些人並不喜歡，更視為踰矩。每個細節的重要性影響很多，門把總有失靈的時候，人總會受傷，要是身邊空無一人，沒人知道怎麼接近你，你又等不到那個人，傷害又更大了。當然，別人進到我們心裡，我們也要學著怎麼去當個好主人，心門不一定要全開，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誰會在下一秒重傷你，維持著剛好地距離，不要去重傷別人，同時也是保護自己。

有時候不得已，我們也不完全成為別人眼中的路人，總有需要求助的時候，也有助人的時候，有時候一不小心，就這樣遇到了一個可以住很久的人，也許，他就是命中註

定擁有你心門鑰匙的人，注定可以談心的人，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高傲，在這一刻，可以為了他而妥協。

開門關門，每扇門都有不一樣的驚喜，有些門打開，映入眼簾的就是舒適，有些則是雜亂無比。沒辦法打掃別人的房門，但一定要會打掃自己的房門，舒適整潔都是每個人想要的，但做得到做不到，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 我生活的國度

謝佩琪

「沒有完整的孤獨，不可能有純粹的自我，創作勢必受到干擾。」這是蔣勳對梵谷與高更相遇後作品變調的看法。孤獨的意思來自於蔣勳給我的衝擊，在東方的思想文化下，孤獨帶有負面的感受，一個人若是孤獨，往往代表無父母或子女的人，無人陪伴；但在西方強調自我價值的文化下，孤獨是一種享受與自己生活的空間，而把 Solitude 分離出 sol 來看，在拉丁的原意有獨自的、獨特的，而 tude 指的是狀態，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時候，我們與自己相處的狀態下，透過自我對話，更加了解自己的想法，而創造出唯一的自己。

從國中畢業的那年，我不捨與朋友的分離，加上一人隻身前往新環境，不免感到寂寞，然而朋友在事隔多月的信中道出：通常，人越孤單的時候越想往人群裡鑽，想藉由周遭的聲音來掩蓋空虛，但聲音往往不是向著自己，只是徒增傷悲，可是，陶淵明就是因為孤獨而隱居田園，他寂寞卻不甘寂寞，如果能享受這樣的寂寞，也就不寂寞了。當年的我只是把這句話銘記在心中，直至遇上蔣勳的演講，才悟出其中道理。

幼童的我老愛橫衝直撞，跌出個大包頭

才哭著找爹娘，進入青春期後，漸漸被詞藻華麗的文章深深吸引，偶爾也喜歡為賦新詞強說愁，讓自己添上一份憂鬱，可是當慢慢接觸不同人事物後，才發現當快樂時，大家與你同樂；當自己像無頭蒼蠅時，大家會漸漸疏遠你。李開復曾寫過一篇文章，告訴已二十歲卻尚未二十五歲的年輕人，要找到除了愛情之外能用雙腳堅強站在大地上的東西。社會現實，被夾在學生與社會裂縫中的我，不得不認清了些，即使這樣，我仍想在限制之下用力過活。

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的想法，個體與個體結合後，成了社會的縮影，在社會上遇到想法不同時，難免遭致聲浪，但如何在風浪不斷的大海中筆直的走向目標，需要有強大的內心。即使被否認，我會告訴我自己：那又如何？對於未來，誰也無法預料。每一次的機會，都因天時地利人和而有不同的發展，不論成敗，這趟經驗都是我的，總要有一場我自己的生命旅程在這世上，就算失敗了，還有機會再試，因為年輕正是我所擁有的優勢，別到了滿髮蒼白，才流下悔恨的眼淚，嘆息著歲月不復返。沒試過，怎麼會知道結果？總不能在出發前就對恐懼舉白旗，我想過我的生活，我想創造出唯一的自己。

我生活的國度，由我導航。

## 生命中的裂縫

郭可婕

「為什麼壞事都發生在我身上?」「為什麼努力那麼久卻得不到任何回報?」「為什麼我做什麼事都會搞砸?」我們常常在一個小挫折或是小跌倒而絕望而抱怨，總是覺得此刻有如天崩塌般難以承受。或是經常羨慕別人總是擁有，自己總是失去，自己在自己心裡面刻下許多不平衡的怨嘆。

沒有任何人的人生沒有裂縫，沒有傷痕。若是我們的一生平平順順，就如同心電圖般，等於沒活過。常常我也會打從心底的沮喪難過，當我捧出了真心卻無法兌換到對方的暖流；當我沸騰我的生命盡力做到最好，而結果卻是不受人尊重或是不被人注意；當我付諸我全盤的信任，卻被赤裸裸的真相搗了一巴掌。那種失落感真的想直奔深林不想面對！陌生人眼神銳利，我可以靠著心裡那份情誼建築的牆抵擋，但是如果這面牆的基底已經不穩，我該怎麼面對那些我更未知的世界？面臨這種掙扎就像拳擊比賽被重重打擊一拳，裁判倒數著我僅有的生存秒數……。選擇用盡最後一口氣爬起來，就算知道還是會再度被打倒，但在我靠自己起立博得滿堂采時，我更是贏過自己內心的脆弱，讓陽光從生命的裂縫裡照進來。

我們常常基於害怕受傷害而不敢付出，但是我們都可以開心的拿著金錢去購買樂透，也清楚知道中獎機率不高，很可能金錢就這樣付諸流水。那我們何不拿出這種精神？我永遠忘不了國中畢業時，校長在我們的畢業紀念冊裡留下這麼一段話：「勇敢的付出，口袋裡才有更多空間容納更多甜美的果實。」就算到最後，所有精力都被掏空，所有情感都已麻痺，所有信任都已崩塌，我們走過了最黑暗、最低潮的地方，接下來的路，一步一腳印往上爬，迎接我們的是熾熱的陽光，回頭看那深不見底的懸崖，你會微笑。

有許多人十分羨煞別人的幸福，更是汲汲營營的追求遙不可及的快樂。永遠只看見別人擁有的，認為自己什麼都沒有而自己在自己心底劃下傷口，卻沒注意到自己的口袋已經滿出來，連一點喘息的空間都沒有。奮力追求遠方的寶藏，卻殊不知沿途的景色是最珍貴的資產。樂團蘇打綠的主唱吳青峰曾說過：「我覺得幸福是因為不去追求過多幸福而感到不幸福。」也許在你走來上課的途中，看見馬路邊的裂縫中翠綠的小草，萌生出一點小芽，大自然給的珍貴禮讚讓你看到生命的堅毅，也多了一份收穫，少了一點憂愁。也許你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儘管已經是半夜一點鐘，家裡仍然留著一盞燈等著你，堅



持要替你熱一碗湯。不覺得幸福與快樂近在咫尺嗎？而這些寶藏只是等待你去發現，從來沒有消失。當你一回頭將它們拾起，將會填滿所有自己在心底刻下的裂縫。

走在不長也不短的人生裡，活在太大又太小的時代中，總是有各種難關接踵而來，而這些難關就像把刀子，在生命中刻下許多裂縫。有些是自己想法一時轉不過來，有些是現實的災禍無可避免。但無論如何，這些裂縫靠時間輕撫，靠自己縫補，一定會有好起來的一天。沒有礁石，怎能激起美麗的浪花？縫縫補補、起起落落，也是專屬於自己的人生，勇敢面對每個生命中的裂縫。

##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李郁軒

在我們家，有一雙手，那是一隻只會付出，卻不求回報的手；那雙手總是徹夜工作，卻從不喊累，總是感到疲憊，卻不敢休息——他怕為這個家做得不夠多，怕他沒有給這個家一個最良好、最舒適的環境，怕他沒有盡到照顧好這個家的責任，儘管他做得已經太多太多。

「喀喀喀——喀喀——」這是在寂靜的夜裡，家中唯一可以聽到的聲響，伴著窗外蟲鳴聲聽起來格外孤獨。但如果閉上眼，細細地聽，專注於鍵盤聲，倒又像鋼琴獨奏，時而靈活輕快，時而沉重緩慢，卻有一定的節奏，彷彿能看見手指在鍵盤上跳著華麗的舞步，譜出只有我懂的，美妙的樂曲，將這寂寞的黑色夜晚帶上一絲絲熱鬧，這樣的聲響，不知道多少次，在房間只有一個人的晚上，睡不著害怕得縮在被窩裡之時，如點點明星襯著月光，驅散了夜空的黑暗所帶來的不安全感。這雙在黑夜裡不辭辛勞、認真工作的手，正是爸爸努力不懈的手啊！

在其他人眼中，我的父親也許只是個尋常的電子工程師，多麼的平凡而不起眼，但在我心中，他永遠都不平凡，這樣不辭辛勞努力工作只為家人幸福的人，又該如何平

凡？十六年的光景了，從小，爸爸不論工作再忙，電話再多，都會問問我「功課有沒有哪裡不會啊？不會的隨時要問喔！」，所有的問題遇上爸爸都會迎刃而解，在我心中爸爸似乎什麼會，什麼都好；國小在作文中總是毫不猶豫的寫下「我的爸爸，是最棒的爸爸！」，儘管這樣的字句是老套了些，但就是如此！雖然爸爸他總是在接手機，但我了解，了解他是正為這個家在努力；雖然他總是坐在電腦前忙，但我知道，知道他一直掛念著我們，緊記著於平時對話中，我們所提到的，並在他僅有的休息時間裡像媽媽詢問有關於我們的近況；其實，時時刻刻，分分秒秒，他都是在關心我們的，當時，年紀小小的我，就已經明白。我知道爸爸看似遙遠，其實近在眼前；看似形同陌路，其實關懷備至，無微不至。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儘管能見到那雙手的机会並不很多，但卻清楚記得，那是一雙看起來消瘦而辛勞、零星散佈著歲月痕跡卻不顯老的大手；那也是一雙如同梁柱一般支撐著我們家，更是支撐著我們的大手，帶來幸福與力量。

# 二、新詩組



# 新詩組得獎名單

名次	題目	班級	作者
第一名	昭君出塞	五專護理科 三年二班	謝依靜
佳作一	洪流	五專護理科 五年四班	呂晏慈



## 昭君出塞

謝依靜

日日月月 歲歲年年  
妾，獨坐 獨坐於桃花春風  
蝶成雙 鳥並翼 形單影隻的我 君王知否  
妾，獨步 獨步於滿園綠意  
花齊放 香四散 首如飛蓬的我 君王知否  
妾，獨行 獨行於蕭條秋意 合歡枯 商風悲 身形憔悴的我 君王知否  
妾，獨眠 獨眠於寒霜朔風 夜未央 夢已殘 淚洗殘妝的我 君王知否  
寂靜的迴廊在響 那是急行的腳步聲 觸動我澎湃的心音撲通  
琵琶的撥弄隨著雀躍的期待激越 啪 緊繃的弦 斷  
曲亂 命運同亂 不是君王寵幸的可能 而是遠嫁匈奴的和親  
同琵琶碎了一地的欣喜 君王知否

對鏡 整理多少愁容 怎奈憂愁 太厚 愈理愈沉重  
梳髮 多少理直愁緒 怎奈愁緒 千千結 愈理愈糾結  
扯著抑鬱的枷鎖向外走 夜空潑滿漆黑的絕望  
染滿點點黯淡的星 不再閃耀希望的光芒 一輪滿月 獨在其中  
滿地灑滿片片慘白的月光 被思念蒸發成往昔的回憶 瀰漫  
朦朧地回到熟悉的故鄉 父親的愛是笨拙的 永遠只有那荷鋤的背影  
縷縷炊煙奔騰母親的慈愛 溫暖如陽  
弟妹的嬉戲渲染活潑的生氣 只是我抓不住 抓不住幸福的尾巴  
只是我回不去 回不去幸福的時光 這一切的依戀 君王知否

孤雁鳴 悲泣著離群的痛苦 徘徊 是找不到該去的地方吧  
但至少 你能自己作主 地平線上的故城 漸漸被漫天黃沙抹去  
最終 我也會被時間的流洗去 就讓一切 隨風 迴盪天地間

## 洪流

呂晏慈

滔滔江水

從三皇五帝腳邊流過

窮追不捨啊，那禹

追到家也追過了頭

狂妄啊始皇

至今仍一頭霧水

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

哪裡竄出來的莽夫

終究仍是給那

姓劉的

奪回

挾天子以令諸侯

卻將美麗的秋海棠

狠狠地

撕成三片

最終還不是被路旁

虎視眈眈的那匹馬

給叨了去

喝酒

讓咱們痛快的

喝個夠

喝掉了那多少歲月

喝來了那對父子

慟阿，兄弟之爭

金黃的衣服一披

整座江山都給你捲了去

賣饜膜的來了又走

究竟撈到了多少甜頭

乞丐也能當皇帝哪

這年頭

帝國的夕陽

伴著康雍乾的輝煌

悄悄地沉入海底

滾滾的河水流過

紅色日頭正烈著呢

統一成了老蔣心中

唯一的痛

滾滾的流水緩緩地流

三、小說組



# 小說組得獎名單

名次	題目	班級	作者
第一名	Memory Recollect	五專護理科 一年四班	洪宜訢
第二名	亂世	五專護理科 二年五班	陳昱瑄
第三名	她她	五專護理科 五年五班	蔡季恩
佳作一	自由之花	五專護理科 五年四班	黃鈺涵
佳作二	語之謎	五專護理科 三年五班	張芳瑜





## Memory Recollect

洪宜訢

在西元 2157 年，科學家們已經開發出了各式各樣的高科技產品，不論是將他人心思轉成現實語言的偵心儀，或是讓人可以在空中行動的迅光靴都成功生產。其中最振奮人心的發明，是可以在真實生活與虛擬網路世界——又稱次世界——中任意來往的「耳戴式全方位通訊裝置」，簡稱「全訊」。而現實世界中的人們，也因為這款裝置的發行，成功在次世界中見到了曾在電視上所看過的人物角色。

據說，這是在三十年前，兩名少年認為如果將人體結構與意識轉化為光粒子型態，或許就可以在兩個世界中來往，因此投注大量心力與資金，夜以繼日的研究，才創造了現今兩個世界的連結，而那兩名少年之一現今也成為一位教授，指導弟子進行程式與儀器的研發。

對於次世界的管轄，各國政府也制定了相關的法律，保護次世界的人不受任何現實世界意識控制，而最初學者所擔心的人道、法律問題日漸消逝，全球呈現科技化、和平化。

但隨著科技發達，生態問題日益嚴重，各大國家不得不正視並下令讓部分生物研究

者負責保育趨日減少的特有種動物與植物。

01.

「鏘！鏘！」「碰！」銀質的劍與暗黑色的戰斧砍在一起，又隨主人的動作再次分開。

「時間到，平手。」裁判宣布著戰鬥結果，同時場上的兩名戰士各自回到自己空間，並按了下耳朵上一個小小的物體，隨後兩人的身體便從金屬空間模糊、消失，再次出現時是身處於市立綠地公園的草皮上。

「挺不賴的啊！埃羅爾，你的身手又進步了不少喔！居然能擋下我那一斧了。」左邊有著淡金色短髮的男子拍拍同伴的肩膀，而右邊深棕色短髮、被稱作埃羅爾的青年也不甘示弱地笑著回道：「你還不是一樣，葛斯德。想上次我們對戰的時候，你根本連同時拿著戰斧和盾牌一起轉身都有困難呢！」

葛斯德聽了只是仰頭大笑，笑完後又一臉嚴肅的轉向埃羅爾問：「你等一下還是要去找莉維亞嗎？」埃羅爾方才快活的神情轉瞬消失，換上了一臉無奈：「是啊！聽說最近因為石楠花和月見草越來越少，政府已經下令要研究所的人員試著研發出抗寒的品種，她也已經待在實驗室好幾天了。」葛斯德點點頭，說：「記得好好慰問她，順便連我的份也一起。」「知道啦！」埃羅爾又恢復了笑容，觸碰了一下「全訊」將摩托車點選叫出來，

一輛銀色的、由光與電粒子構成的摩托車便出現在他面前，帶著他前往中央研究所。

「莉維亞？」埃羅爾找到莉維亞負責的實驗室，直接走進去，看到了許多研究人員，他們是研究植物的學者，由於植物越來越少，莉維亞與同伴們投身植物學，成功改良了許多植物基因，年紀輕輕就成為植物學界的權威。

「嗯？埃羅爾你來啦！」莉維亞看見心上人前來，高興地將他拉到一旁，「給你看個驚喜。」她指向其中一個低溫氧氣罩，裡面是一盆綻放淡黃花的月見草，即使是在如此低溫下，改良成功的月見草仍屹立不搖的生長著。

「莉維亞，妳成功了！」看見在攝氏3度下仍存活的月見草，埃羅爾不禁為莉維亞興奮起來。「是啊！我試了好幾次，都不小心失敗了……」莉維亞刻意壓低聲音，並偷偷指向旁邊一些改良失敗的月見草。

埃羅爾看看那些失敗品種，又拍拍莉維亞的頭：「沒關係啊！至少你最後還是成功了，以後就可以利用它來繁衍更多的月見草了。」「你說的沒錯！不過，之後就要接手石楠花的部分了，你可以在等我一陣子嗎？」莉維亞小聲地說。「那當然，我一定會等妳的啊！倒是妳呀，要小心身體，別因為研究植

物而累倒了，還有很多花草在等妳拯救呢！」說完，與莉維亞相視而笑。

「好啦！你先回家吧！你家人還在等你不是麼？」莉維亞看看錶，提醒埃羅爾。

「那……再見。」「恩，再見。」互道再見後，埃羅爾轉身準備出研究所。

「嗶——嗶——嗶——！核子發電爐出現核心融化狀況，請研究人員迅速離開，重複一次，請研究人員迅速離開。」紅色警報器亮起，埃羅爾聽見警告，心頭一緊，轉身又衝進研究所。

「莉維亞！」埃羅爾找到了莉維亞實驗室入口，可是已經來不急了，為了應付作用爐可能會爆炸而事先設計的隔離罩已經將入口關閉，莉維亞再逃出的前一刻想起了她的月見草，急忙反身去拿取，等到了門口時已太遲，只得將盆栽從門底滑出去，自己被關在實驗室裡。

「莉維亞……」埃羅爾隔著隔離罩，無助地看著莉維亞。

「埃羅爾，你要加油，你說過要成為像你老師一樣偉大的發明家，別放棄這個夢想，還有，請記得我。」莉維亞忍住淚水，用顫抖的聲音對埃羅爾說出最後的話。

「轟轟轟轟轟——！」一波巨大的烈焰從莉維亞身後直竄而來，吞噬了整個實驗

室。待氧氣被燃盡，所有活下來的人員都愣住了，隔離罩的另一邊，所有實驗器具、設備、曾經失敗的品種，以及沒逃出來的莉維亞，全都消失不見，只剩下一片荒蕪與焦黑。

『最新消息，轟——！』廣場上的顯影玻璃面板，用驚心動魄的爆炸聲與火焰引起眾人注意，所有廣場上的人都抬起頭來觀看。『最新消息，中央研究所的布倫丹實驗室發生核爐爆炸，一名植物學家罹難。』新聞播報剛才發生的慘劇，面板上的影像，是研究植物的權威，也是那唯一的罹難者——莉維亞。

02.

『世界的元素、粒子及能量，若與腦波產生共鳴，則可能會出現思念的幻象』——於西元 2161 年 12 月 23 日記錄。

『根據新消息指出，一年前所上市的 Memory Recollect 將要更新成 3.4 版本，最新版本可產生碰觸效果而不會使思念體消失，許多人因為此項發明而得到心靈上的安慰，但也因此出現了許多倫理問題，如此遊走於法律邊界的產品，未來政府將可能會制定相關法律加以控管。』

夜晚的風很涼，一位穿著白襯衫與牛仔褲的青年漫步在街道上，前面一位穿著白亞麻長裙的女孩開心的跳過地上一個小水灘。

「埃羅爾，我們今天晚餐吃甚麼比較好？義大利麵還是燉飯？」莉維亞停下腳步，轉身問道後頭的埃羅爾。「燉飯吧……」埃羅爾淡淡一笑，笑容中卻有說不出的苦澀，脖子上掛了一條銀色月形項鍊，正是 Memory Recollect 2.4。「這樣啊……那，我們可以先去超市買材料嗎？順便買布丁！」莉維亞開心地詢問。「當然……可以。」伸出手，埃羅爾想要拉住莉維亞的手，可是才剛碰觸到莉維亞，她便幻化成一道銀光消失無蹤。

埃羅爾看著方才思念體所存在的位置，嘆了口氣，抬頭看向天空。

今天的天狼星似乎特別耀眼，埃羅爾想起他和莉維亞高中時最喜歡的就是去東方的丘陵看星星，他記得曾問過莉維亞為什麼那麼喜歡天狼星，也記得當時莉維亞的回答。

『你不覺得，天狼星有一種看似超群絕倫卻孤獨的感覺嗎？就像你一樣。』

那時他只是笑著不當一回事，可是現在他似乎有些懂了，這幾年失去莉維亞後他不停地進行研究，試著研發能將空氣中所含的元素與腦波相呼應，進而產生思念體的程式，終於在去年生產出了 Memory Recollect，並匿名發行，舉世暢銷，成為媲美他教授的發明家。可是一開始的程式卻有缺陷，從無法說話到碰觸會消失，這都是他

不斷更新改良的原因，他相信等到 3.4 版本修改完畢，他就能夠再次牽起莉維亞的手，和莉維亞一同去看天狼星。

回到家中，走過滿是電子設備的客廳進到廚房，本想隨便煮個泡麵來吃，但想到與莉維亞思念體的對話，便認真煮起燉飯。莉維亞一直都很喜歡燉飯，過去經常做給埃羅爾吃，可現在莉維亞再也不會親手做料理，也不會邊吃邊笑著和埃羅爾聊未來的路了。

埃羅爾獨自吃完，走進客廳準備繼續修改 Memory Recollect 3.4 的缺陷，但他接著想起必須替月見草澆水，便先行進入臥房，替那盆因莉維亞改良而在低溫也可存活的淡黃花植物澆水。

03.

「我說，你現在真的很拚耶！」葛斯德坐在沙發上，環視埃羅爾家裡，他是除了埃羅爾和他教授以外，唯一知道埃羅爾就是 Memory Recollect 研發者的人，他不時會過來幫忙照應一下埃羅爾，免得他身體出問題。

埃羅爾聽了葛斯德的話，只是淡淡地嗯了一聲，又回過頭繼續工作。

「教授對於你的發明，有說甚麼要改進的地方嗎？」葛斯德想到他那研發出「全訊」裝置而舉世聞名的教授，便順口問問埃羅爾。

聽到這個問題，埃羅爾終於停下在鍵盤

上游移的手指，回想著前天與老師的對話——

『埃羅爾，我從網路上得知，你似乎要將 Memory Recollect 的思念體轉為實體？』年過五十的教授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問道。

『是的教授，我覺得若是能真實的碰觸到自己思念的人，應該會比只是看著她來的更真實。』埃羅爾不疾不徐地回答，猜測教授接下來會說甚麼。

教授坐直了身體，通常他只有要談非常嚴肅的話題時才會把身體坐直。『埃羅爾，你聽好，現在全球有許多人等著你最新的程式，但政府也在探討要如何對 Memory Recollect 制定法律，你最好能大膽又謹慎地去研究，我相信你一定能成為超越我和我朋友的發明家。』

甩了甩頭，埃羅爾將思緒拉回來，對葛斯德說：「他要我努力，他相信我能成為超越他的發明家。」

葛斯德點點頭，不知是聽懂了還是敷衍過去，埃羅爾也不想管，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將程式修正，就如他教授所說的，要大膽又謹慎方能成功。

葛斯德看埃羅爾目不轉睛地盯著螢幕，知道他仍在拚命修正程式，走到他身邊，蹲

下：「你確定要這樣？」葛斯德徐徐的說著，將 Memory Recollect 開啟，身旁出現了一個小個子的男孩，高興地跑來跑去。那是他弟弟，十歲那年便出車禍死掉的弟弟。

葛斯德看了看弟弟的幻象，又望向埃羅爾：「我知道因為你的發明，很多人在心靈上得到安慰，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是也因此有許多沉淪在過去的回憶中，逐漸無法面對現實，我希望你能將這一點考量進去，何況……」葛斯德再次轉向弟弟的幻影：「我們所製造出的幻象的人，無論是外貌還是心智都是回憶中的樣子，可是我們會老，看著幻象可以永恆的年輕，和當下的自己越來越遠，你不覺得這樣似乎有些……殘酷？」

「……」埃羅爾以沉默回答，葛斯德當然也非常了解埃羅爾的心思和情緒。

「我知道你所做的 Memory Recollect 有加入了人工智慧這一項，所以他們仍可以瞭解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一切，但也可能見識到了他們往生前所沒有的黑暗面，像我弟弟，他十歲就走了，但他也不必面對現在種種，這也是為什麼我不願太常使用 Memory Recollect 的緣故，我希望他能保持最初的純真，也不願他用永遠的小孩身體，來承受現實社會的黑暗。」葛斯德說著，埃羅爾也聽得很明白，莉維亞或許也不希望讓這些死去

的人再接觸這個世界了吧，但埃羅爾還是希望，就算只有這樣一次，也再碰觸到莉維亞一次。

「唉……總之，你加油吧！」葛斯德知道埃羅爾咀嚼他人勸告時一定會沉默不語，便拍拍好友肩膀離開了。

「殘酷……嗎？」葛斯德一席話，在埃羅爾腦海中迴盪。

這一夜，埃羅爾輾轉難眠，思考著未來方向。

04.

『最新消息，由於許多 Memory Recollect 使用者沉淪在回憶中無法自拔，政府將於明晚 10 點整，全面禁止 Memory Recollect，如今，我們還不知道誰是發明者？為何發明？』

「……」埃羅爾看向面板，閱讀新消息後，轉身騎著機車，回到家中臥房躺下。

此時，埃羅爾床邊出現一個人，起身將窗戶打開，享受著微風，但那個幻像忽隱忽現的，彷彿隨時會消失無蹤。

埃羅爾看著莉維亞的幻影，不久便沉沉睡去，夢中都是莉維亞的身影。

『埃羅爾，我決定投身植物學！綠色植物應該要好好保存，你說是不？』莉維亞邊為自家種的小盆栽澆水、修剪，邊詢問埃羅

爾。

『最近工作比較多，這陣子可能沒辦法陪你，沒關係嗎？』莉維亞眼下有兩個明顯的黑眼圈，雙手不安地攪著問埃羅爾。

『我在想，如果我當時選擇的不是植物學，而是電機系，那我現在會不會就跟許多電腦工程師一樣，無止境的競爭和研發新程式？』莉維亞吞下一口布丁，雙眼有些無神的提問。

『嗯？埃羅爾你來啦！』莉維亞看見心上人前來，高興地將他拉到一旁，『給你看個驚喜。』她指向其中一個低溫氧氣罩，裡面是一盆綻放淡黃花的月見草。

「！」從夢中驚醒，埃羅爾發現自己早已滿身冷汗，下床走進浴室，沖了冷水澡沉澱恐懼和煩躁感，卻依舊抹不去心底那道燦爛的容顏。

『埃羅爾，你要加油，你說過要成為像你老師一樣偉大的發明家，別放棄這個夢想，還有，請記得我。』

莉維亞最後的話仍深深烙印在埃羅爾心中，他再也忍不住想念的潮水，混和悲傷、思念和依戀的水晶終於從眼角滾落，溫熱得像情人的吻。

走入客廳，將寫了九個星期的程式打開，螢幕上，開放 3.4 版本的按鈕正閃爍著，

等待主人的開放。

離 10 點還有半小時，教授和葛斯德的話語與廣告面板冰冷的字幕再次浮現在埃羅爾腦中：

『你最好能大膽又謹慎地去研究，我相信你一定能成為超越我和我朋友的發明家。』

『我知道因為你的發明，很多人在心靈上得到安慰，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是也因此有許多人沉浸在過去的回憶中，逐漸無法面對現實，我希望你能將這一點考量進去。』

『由於許多 Memory Recollect 使用者沉溺在回憶中無法自拔，政府將於明晚 10 點整，全面禁止 Memory Recollect。』

他知道，一直都知道，從他研發 Memory Recollect 那一刻起，他就想到這一切，也明白這項產品遲早會被禁止，但他最後的私心仍不放棄地勸著他必須將按鍵按下。

離 10 點只剩下 20 分鐘，閉了下眼，埃羅爾終於按下「開放」的鈕，畫面閃過了一道流星墜在莉維亞手中。

『最新消息，Memory Recollect 3.4 在法律生效的最後 20 分鐘開放，是作者想抗議甚麼？還是給使用者的最後驚喜？』

「哥，我知道我們只剩下最後幾分鐘可以相處了，不過我還是要謝謝你讓我再次接觸到這個世界。也讓我知道原來哥哥是一刻

不曾忘記我，有這樣的哥哥我真的很開心  
喔！」金髮小男孩開懷地笑著，對葛斯德說  
出最真心的想法。

「謝謝你，弟弟。即使不能再見面，我  
做哥哥的還是會記住你的。」葛斯德忍下淚  
水，與弟弟擊掌而笑。

「看來你似乎指導出一位超越我倆的發  
明家了呢！」一個穿襯衫的少年思念體，出  
現在教授辦公桌旁，撥了下瀏海望向教授。

「是啊！勿論它馬上就要被禁止這點，  
這真是一項了不得的程式，能讓我再次見到  
你。」教授看著過去的同伴，起身擁抱。

埃羅爾在丘陵上欣賞星空，站在埃羅爾  
身旁的正是莉維亞。

「莉維亞……」埃羅爾用帶淚水的笑，  
牽起了莉維亞的手，那是他最不捨的觸感。

「我想你真的成功了，埃羅爾。」莉維  
亞轉向埃羅爾：「我可以感覺的到，在城市裡  
的使用者們因為你的發明而感動。」

「是啊！」埃羅爾抱住她的肩膀「今晚  
天狼星好像為了慶祝所有人重逢，顯得特別  
耀眼喔！」吻了下莉維亞的額頭，是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

莉維亞、十歲的弟弟、年輕時一同追夢  
的同伴，還有大家所想念的人都沒有消失，  
擁抱、觸碰，都是真實的。

沒有忘記，這是由「思念」的元素在支  
撐，訴說對對方不變的依戀。

## 亂世

陳昱瑄

於燭臺之上，蠟油滴滴侵蝕著火光，漸弱而漸熄，桌案層層疊疊的卷宗影子也隨火光而搖曳於身著華服的男子臉上，窗格未闔，風透著寒沁進書閣，男子輕輕攏了攏衣衫，沒有稍停審閱文案的心思。

二更鑼鼓緩緩自寢殿迴盪傳來少時，男子難得的停筆離席踱步至窗櫺前吟道：『未上三更壁映湖，待行百階璞沉棚。曇花一夜落華盡，牡丹百日織錦空。秦冠身後半山骨，漢絹墓邊雙岸汀。或遺記樂禮器制，一世風流浮萍生。』

『嗤。』不意外地聽聞一聲輕笑，門扉啟而復闔，閣間多了道人影：『皇兄召植入書閣乃是品詩賞月來著？難得皇兄有此雅興。』

『子建聽聞多少？為何見外如斯，子建？若丕有此雅興，子建肯相與陪否？』一連三句問題，曹丕仍觀夜未回首瞟一眼，不需要，因為不會有所謂的攻擊，言語除外。

『此意耐人尋味之極，子桓哥哥——』在名字稱謂加重音後頓了一下：『且植本無婉拒之權是不？再者，植之於子桓哥哥欲使植必聞彼靡靡之音稍有微詞。』

果然不成的，唉，傷害如斯巨大？曹丕不懂，為何他做得再多皆是枉然。

『子桓哥哥？若真欲一齊賞月也未嘗不可。』語畢，曹植已立於曹丕一旁，然而其中仍殘存一點距離，曹丕知其有意也不明言，僅是心裡哀傷。

『子建，怪罪麼？今朝之事。』不打算對曹植上一句極諷刺之能事一言置評，曹丕轉移了話鋒，淡淡地淺瞥了曹植一眼。

『子桓哥哥好個先聲奪人，植可無興耗時一夜作詩。』曹植斂了眉，似不欲多談，從小就明白自身不適合做王者，怎又因王位陷自身於險地？恐怕父親死後遺留的不只是七十二疑塚，就這麼多疑猜忌到自家兄弟上？子桓也忒大義滅親了。儘管……那吟哦的詩句中，若是真心誠意……不、要有個一絲就夠了，思及今朝，曹植不禁肅容，子桓已不是昔時的皇兄。再心軟下去，遭殃的可不只自己，況且曹植可沒心思被子桓問斬。

『閣外涼夜白露生，自身照看些。』喜怒絲毫不形於色，曹丕只一句話，做為兄弟的曹植如何不知兄長是在遣退，其間更摻有不願決裂的兄弟之情。幽幽嘆一口氣，曹植回身欲出門，卻不知又為何止了步。遲疑片晌，曹植仍未舉步離去，難為曹丕按耐得住了。

『子桓哥哥能否借植紙墨一用？』

『這當時還欲消遣丕麼？』不迎不拒，



儘管適才下了逐客令，此刻縱是毒言相向，本意卻盼望曹植多待一會，到底明月有情而手足卻……？壓下心中所想，曹丕背著那一輪明月轉而藉燭光一窺自家兄弟。躊躇之時，子建振筆疾書的那張紙已然半滿。四下更無人聲，只聽得『唰、唰。』數聲，最後極輕極微的『喀』置筆聲，子建才吁了一口氣。

『子桓哥哥，植先行告辭，還請早些歇息。』臨走時不忘反將一軍，曹植終究還是在子桓有禮的遣退一句上了心，不自禁的回嘴，思及此，曹植加快了離去的步伐。其實……不只是想駁斥吧？書寫至半子桓忽然轉身投來的視線，曹植光是一念閃過便是一陣惡寒。

『不愧是子建。』曹丕抿嘴，望著子建倉惶逃離的閣外，手上挈著一紙筆墨未乾的字跡。禁不住，又俯首凝視與自己字體相比之下顯得娟秀的文句，閉眼喟然長嘆，卻又難以抹滅子建一揮而就的字句，彷彿深刻的烙印，即使閤眼，仍似躍然於眼前般。

『既而三更暈染醉，弗待一點嵐繚嶽。昔時五關釋華容，今日七步別偃月。遠志有意萍攔舫，當歸無覺雁泣夜。猶記劍鞘掩寒光，幾曾蒲編書碧血。』

『唉……』子建，聰明如你，怎又不知

今朝欲除之而後快的心思？不過……猶記劍鞘掩寒光嗎？曹丕不明顯地勾了嘴角，撫平皺痕隨意用紙鎮壓了紙，門扉再度敞開。

『子桓。』低聲呢喃著，反覆咀嚼這兩字在自己心中的定義，皇兄嗎？曾經是，但如今呢？是只在乎權勢把兄弟視為敵手而想斬草除根的王，沒錯，僅是王如此而已……嗎？

『直呼其名？』曹植一個踉蹌，差點將自己絆倒，差點，因為有人比他快了一步攔腰橫抱起他。思緒糾結成一張蜘蛛網般難解，不明白為何耳後才聽得聲音之人總能反應如斯之快，不明白為何這人怎麼會於此處現身，不明白為何自己胡亂想著這些絲毫沒有掙脫的意思！這不尋常、十分不尋常，因此曹植開了口，盡量維持著音調不露一絲慌亂。

『皇兄不是時常聽聞麼？多少風花雪月使皇兄得以一世風流？』

『你明知故問。』果然看見了，那層疊的卷宗中，有一小疊全是適才為了傾訴心意不斷塗抹修改的紙。儘管曹植以此暗諷，曹丕卻是不以為意，他在意的是子建明明可以站直的，怎麼好似全身倚在自己身上？莫不是今日下來過於操勞了？自早朝以後子建可有歇息過？不自覺的手臂一緊，怪自己就只

想著挽回，殊不知遺漏了子建也需歇息，竟命他於二更時至書閣來，實在是有欠思量！此時曹丕只顧著想，沒察覺曹植僵了一下。

是啊，明明知道子桓是吟誦給自己聽，明明知道子桓花費一夜心思斟酌，明明知道子桓只是……曹植瞪大了眼，忽然間又不明白了，曹丕驀地手臂一緊的剎那，曹植只感覺一顆心懸著，仰首望著子桓的容顏，所幸子桓不是面向他，一雙彷彿墨黑般的瞳是望著來時路，沒了平時隨侍在側的官臣兵將，子桓沒了顧忌，那股難以言喻的霸王之氣不僅柔和了點，微彎的眉也難掩住英氣的臉龐。意識到自己在做些什麼，曹植一陣發暈。

感覺懷中的人兒有些動靜，一瞟眼只見自家兄弟平素清秀的容貌於月光照耀下只顯得更為蒼白，緊閉著雙目那長長的睫羽便更加增添一縷空靈，彷彿……彷彿易碎的瓷一樣。默默的把持住心思，曹丕選擇喚醒曹植：『子建。』

沒有回應，如同以往許多次石沉大海，曹丕不意外連起一波漣漪也不肯的子建，已經看慣。殊不知其實曹植是在天人交戰，想離開卻不得其門而入，還暈著，那聲叫喚曹植不是沒聽聞，就是想回應也心有餘而力不足。可是不能再沉溺下去了，會沉淪的！

所以曹丕愕然了。『子建？』

『……』推開了曹丕，竭力逼迫自己別立足不穩而重蹈覆轍，曹植默然俯首，待到與曹丕正視時，已沒了情緒。『多謝皇兄相扶，植告退。』

『子建留步。』

『皇兄既明腳下留步，又何以不曉手下留情、刀下留人？』步伐不稍停，曹植的冷言卻無凍到曹丕，反而向前了幾步。

『小心著涼。』

『皇兄……』曹植眯起細眼瞅著子桓，從子桓外衣傳來的溫暖訴說這不是錯覺，子桓真的將外衣除下給自己披上。『難得此璞玉乃溫物。』爾後頭也不回的走了。

還是被嘲諷了，看來子建對自己的成見怨恨只怕是有增無減，不過子建沒有拒絕他的好意，是否能視為依舊有一絲希望？曹丕揚起了一抹幾不可見的笑。

踱回寢殿路上，心跳不稍緩，曹植知曉情緒凌駕理智是不行的，卻毫無辦法，直到進房褪下衣裳時，才驚覺些許涼意。呆了半晌，曹植目光複雜的提著曹丕的衣服坐於床旁，就著光，曹丕的衣裳比起自己而言甚長了些，由衣襠下方尤可窺見因拖曳於地而沾染上的泥土，曹植斂下目光，一個揚手取下不知藏於何處的長劍，淡然地使起輕而緩、柔而凝的勁劃了衣襠一圈，比劃了下，又調

整高度重複相同動作，衣裳總算合身便想收劍時，曹植忽地憶起自己失控時的情景，神色一凜。『這是子桓哥哥你輕薄的第一次，亦為最後一次！』倒持劍柄，想一劍貫胸的曹植卻又揣度起此是子桓多年後好容易才又贈予之物，遲疑間手來不及收勢，略微一偏劃破了左手臂的衣袖，狠狠撕裂出一條刀口。本意不該如此！曹植懊惱的收劍，衣裳信手拋入櫃後便倒於床上。曹植心亂如麻。『終究……下不了手、狠不了心，怎麼子桓哥哥就不明白植實無稱王之圖？』一夜無夢。

深宮。雨不點芭蕉，夢不歸三更，愁緒綿綿無絕，素手所持針線亦密密穿縫迴挑，有條有理、不紊不亂，俄頃，卻是線斷才罷手，朱唇輕啟。『子桓。』

悄無聲息，萬籟俱寂，微感月光稍掩，不，是曹丕將月光攔於身後。輕輕置放了針線，欲縮手時曹丕卻已執起，而無一些震顫，可見其並不意外。

『天色已晚，怎不就寢？』曹丕緩緩拂過令他魂牽夢縈皎如白玉的手臂，爾後握住那雙小巧的手，指尖依舊留有持針的凹痕。

『持得甚緊，可有凡事繞心頭？』曹丕如何不知，這句問話只是想聽得真心真意的答覆，儘管從來皆無如願以償過。

『歡戲耍時失了巾帕……』眼望子桓舉

手示意別再言語，便使靜謐圈圍兩人，子桓心知肚明，她知悉，可她所言卻也屬實，妄言乃欺君大罪，更遑論此人既為她主君，亦為夫君。

不願親手揭穿藏於禮之下的真實，曹丕不是得了她的人，失了她的心，或言得不到更佳，自始便無得過，何來失一說？曹丕傾身環住了懷中人兒，嗅著淡香，淺笑。

『子桓，不必這般。』曹丕僅是笑著不發一語，鬆了手，那人隨即整裝起身。『歡不知……』

『何必多言，早些回返便是。』截斷話頭，曹丕等了一會，復又歸於寂靜，曹丕則彎下眉，頗為無奈。他，已然是王，夫復何求？不過欲得美人回眸一笑，卻需迂迴拐彎抹角一番，最終徒然一場空。其實也不算是一場空，溫香軟玉在懷，亦足矣，當初有所求於父親之言，言猶在耳，而為此，付出多少代價，怎敢或忘？而代價究竟為何、值得與否，『呵。』輕笑出聲，難掩嘴角牽引出一絲苦澀，曹丕決意往浴池去沉澱身心。

『歡兒。』低低輕喚，瞧見愛子酣睡正香甜的臉龐，原來雜亂無章的思緒通通化為無限慈愛。總是在孩兒身旁才得以竊取一些慰藉、放下一些緊繃，實在不是一位堅強的為人母者。為愛子鋪攏棉被，凝視好一會才

悄悄退出閣外。即使於廊道內，寒風徹骨卻是真切體認的，朔冬將近，早晚得再替孩兒添一件衣衫。驀地止步，向子桓之所言竟無覺察到異樣！為何言不必這般，因其鼻中所聞之香，原不該屬子桓之所有，而今夜子桓懷抱她之時異常熾熱是少了件外衣，子桓到底所謀何事？罷，亡城之妻何苦探究累及旁人，儘管十五年前那少年，已至今朝，未嘗隨四季遞嬗而漸消逝，反益發輕朗俊秀，而委身時少年竟似失了魂，卻更冰清為魄，衣帶日寬的削瘦身形襯出一種卓然兩樣情貌，似孤傲不並百花叢之冬梅、如擢流玉立千冠蓋之夏荷，不與人近，卻亦無人適近於之，儘管自放於瓊漿玉液之中，其心愈鬱懣難當，其文愈似蒼松勁奇、愈如涓流遠長，孰哀孰幸？

氤氳朦朧間，旦不見人影，少頃池冒數泡，原來潛於池。曹丕側倚邊上，青絲垂肩，溫熱的水滴順勢流下，寒侵體膚，曹丕渾自不覺，一如其心不覺冷暖，心緒不覺繞至早朝之時，也許他必須一輩子背負此債，畢竟生於亂世、身為曹氏，那債恐怕是千秋萬古也償還無絕期。

誰教我倆是兄弟。『你我二人，既是兄弟，便以兄弟二字為題，限七步成詩，須犯不著兄弟二字。詩若不成，教你欺君罔上，

徒具虛名，斬首示眾。』字句鏗鏘，絲毫不留轉圜餘地。然而曹丕觸目所及卻是曹植從容微揖，耳聞一句『是。』雲淡風輕的踱起步來。

一步、兩步，步步輕盈若舞，衣襟曳地婆娑聲響處再無一點婉轉鶯鳴。沉吟未絕，低首斂睫，任誰也不敢驚動一下。一襲白緞輕移，負了一殿的目光不稍顯沉重。

三步，步若風拂柳絮，長袖飄飄，一雙剪水秋瞳因仰首而映於眾人眼簾，翩若驚鴻，踏雪經年，可曾尋得一枝白梅獨秀？詩已潤成，只欠述說。

四步，步若蓮花出塵，文字化成言語，亦無瑕不染淤泥。『煮豆燃豆其。』

五步，步若蜻蜓點水，衣袂翻飛，字語卻是刻骨銘心。『豆在釜中泣。』

六步，步若昭君出塞，一曲琵琶斷人心腸，再難收回成命，多少落雁、多少絕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譜出一章迷惑，惑亂戰國世，迷離撲朔情。

七步，步若淵停嶽峙，顧盼生姿。一盤棋局，白子大獲全勝，風華絕代。

誰能捨得一枝白梅濺上一身豔赭？何德何能才將一殿低靡解吟一首千古絕唱？

拾起玄色衣裳，曹丕黯然，月華獨照，星采失色。

只恨我倆是兄弟。

若無相同血緣，是否一切皆異？可偏偏造化弄人。命，不捉弄人才叫一個矯揉造作。

既得美人，卻失才子。

美人一顰兮傾國城，才子疏醉兮鑄文采。佳偶天成，無奈皆淪為其囊中物。

文采雖鑄，國城未傾，太平盛世仍茫然無期，心亦難安，寢不成眠，怎生愁？了得心底情，獨受箇中苦。

人云借花獻佛，曹丕他借香獻妹，怎得一個相敬如賓。

改朝換代不稀奇，可商后妲己、幽妃褒姒卻以紅顏禍水聞名於世。以警世。

究是一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曾識暗香疏影淺，今籠春夜鳳蕭聲。欲成大業，絳羅終為礙，紅裙或能奏凱歌，且教國主為昏君。貂蟬一事亦有所知。

天未明，心已澄淨，水境無漪，畫楫隱痕，所謂睥睨天下之傲然，怕是只有月下此人才可駕馭，比之其父，曹丕更雄圖大略。但乏引信，怎燎原野？為何而圖……。

天下之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家族耶？

蝶繞園，盈滿一袖花香，曹植執意起了個早，欲留一路幽芳。此去，可有回返之日？將遠行辭別，別是一番傷懷。柳畔之亭，蓋

有諷焉？曹植淺笑，亭中喫酒，柳下作別，亦具韻致，只非風流成韻，而是淒美為致。

淺酌一盞，不知其味，莫非酒入愁腸，都作水流了？復嘗，不勝唏噓。子桓這麼厭惡植飲酒麼？自斟的小宴亦不行，非得以花茶代酒不可？是說，此花是甚？

嫣紅似血，洛神為妃，令我忘餐，洛神為花，令我思君。

## 她她

蔡季恩

如果遇到父母不接受又不能反對的狀況，他們會說，你現在還年輕，有很多事都還不確定，未來再說，的確，未來的事誰知道呢？但是當下，手與手之間的溫度，嘴與嘴之間的熱度，我知道，是真的認為我知道。

前些陣子，和好久不見的高中同學們來場相見歡的同學會，說到了那時一起在女校的糜爛、瘋狂、鹹濕以及慢慢接近大考壓迫，最終各奔西東，如今在場的有當媽打點家計，抱著一個孩子肚子裡還養了一個，有的則秉持著不婚主義但與男友過著同居的浪漫生活，又或是也有人把時間奉獻在拚經濟上，我呢？沒空想自己的事情了吧，一群女人嘖嘖喳喳講個天南地北。

突然一個聲音冒出：「那時候三班的學姐好帥，有陣子我對她整個著迷。」

「誰？」

「就是那個體育很厲害，頭髮很短，穿著像小男生的學姊啊。」

我倒抽了一口氣，當然沒有人發現，因為她們各各急著開口，討論得面紅耳赤。

「我那時候都不敢說，其實我真的覺得我很喜歡她，沒在胡扯的。」

「真的嗎？其實我以前也跟我們班上的

誰，你們記得吧，我跟她有一段日子很黏，幾乎就像是姊妹，但是其實我知道，我對她不只是朋友的感覺。」

「拜託，我在還沒認識你們前，還有一個女生跟我告白，我嚇傻，但是後來她和別的人，是別的女生，在一起的時候，我心中的感覺才真的差勁，我很害怕，還想說我不是……同性戀啊？」

「現在沒有人會在意了吧？」

我不敢想，那個學姊，是跟我在一起，六個月又七天的戀人，是這麼稱呼的吧，戀人，會和學姊在一起，是因為學姊的瀟灑，是因為那種風度翩翩，又帶有點小孩子氣，是因為學姊在我抱著回收紙箱時，貼心的幫我開了門，溫柔的說了聲：「學妹，小心，我幫你。」，還是其實是因為學姊剪了一頭男子氣的頭髮，還是她笑起來眯成一條線的眼睛呢？現在想起來，學姊的一切居然仍歷歷如繪。

期待與學姊來個不期而遇，見面時卻羞澀的結巴，整顆心像是撞到頭腦又掉到腳底般衝動胡鬧，完全不能放鬆談話，學姊的舉手投足，總是讓我像個小粉絲，一點也不想漏掉，總是偷偷瞄著學姊，卻又不小心的看了出神，慢慢的心情隨著學姊的一切而有波動，可能因為訊息中的一個標點符號，或一

個學姊無心的語助詞，而感到有點失落，會為了每天中午學姊來到教室外面找我，期待的臉色發紅，學姊貼心的一舉一動，深深刻進我心裡，完全無法逃走；我們之間的傳導物質，濃度只升不減，就這樣持續了好幾個月，當學姊開口說：「這樣說很怪，你知道我喜歡你嗎，跟我在一起好嗎？」我幾乎天旋地轉，融進學姊單純的眼神迷人的嘴角裡，學姊牽起我的手，那滑溜溜的指尖，溫暖的手心，我沒辦法，不知道自主還是非自主性的，只好囁嚅的說了好，還來不及認清自己是不是屬於「喜歡女生」那一邊的人，她只知道，和學姊在一起好自在，每天都好想見她，好想聽她的聲音，更重要的是心中的那股悸動，就像一部電影說，是蝴蝶在心中撲通撲通，熱烈激情的拍動著翅膀，就是那種感受，是喜歡的，兩個人秘密的一起吃午飯，約會，逛街……活得好像世界就得要繞著兩人轉動。

學姊好幾次用她那有點憂鬱的語氣口吻對我說：「我知道跟我在一起，對你來說很不一樣，但是我不會傷害你的。」我知道啊，學姊怎麼可能傷害我呢？傷害我的是這個世界，是我自己，每當朋友家人問起最近看起來春風滿面，是不是談戀愛了？我都只能傻笑的否認，我根本沒膽子去想，說了以後，

那些洶湧而來的問題那些打擊，我怎麼有辦法處理，那些大方在路上親暱的同性情侶，為什麼他們那麼有勇氣，是拋下了一切就只因為愛嗎？我不行的……但不想就沒事了嗎？我心裡是清楚的，只是那些苦痛被鎖在潘朵拉的盒子裡，只要我不去貪圖更好的愛情品質，不去追求「女朋友」這個名份，安於現狀，一切都會沒事的吧？因為我只知道，我好喜歡學姊，是想要跟學姊在一起的那種喜歡。

那天，應該是在一起後六個月記念日時，學姊捧著我的臉，很深得看我的眼眸裡，淺淺的嘴角上揚，我慌亂得差點推開學姊，全身微顫，不知道接下來要發生的，是不是就要讓自己越界了，之前我總是有意無意的拒絕，深怕後續的那些事情要怎麼辦？要怎麼跟父母交代還有一堆現實問題。

「別怕，」學姊說「能和你在一起真的太好了。」

然後輕輕的，貼上我的嘴，突然間，一切的煩惱都揮之湮滅，我的腦袋一片空白，心怦怦的要衝出嘴巴，終於接吻了，好喜歡、好喜歡、好喜歡學姊，就停在這一刻，學姊的唇，細緻的手，學姊……，突然，一股油然而生起的悲傷，一滴熱淚，緩緩從我的臉頰滑下，學姊的手摸到了那熱呼呼的淚水，緊

張的停下動作。

「怎麼了？你還好嗎？」，學姊的口氣很輕，像是在呵護嬰兒一樣，像是下一秒我就會離開她一樣，我呆望著學姊，眼淚卻滴滴答答的止不住。

「沒事的，我在這裡。」學姊將我擁入懷裡，揉揉我的頭髮，摸摸我的臉。

「學姊，你有想過，我可能不是你那邊的人嗎？」我抽泣的問。

「哪邊？」

「可以跟女生在一起的那邊。」

「嗯，」學姊支支吾吾的「我不知道。」

我說：「我也不知道，但我想，我是喜歡學姊你的。」

沒多久以後，我就沒跟學姊在一起了。

其實我有跟男生交往過，但是與學姊在一起的戀愛，好像才是所謂的初戀，這也是很久以後我才敢承認的，跟女生在一起？你為什麼要這樣問？當我試探性地詢問媽媽時，媽媽是這樣回應的；當作夢一場吧，我是很喜歡學姐的，但是喜歡又如何？其實喜歡一個人的感受，就是看著她難過，會有種心疼和抱不平，但看著她為了別的事物開心，卻有會感到莫名失落，因為她大大小小的事情而揪著心頭，因為一個微笑，暖入全身，因為一個觸碰而怦然心動，但是能走一

輩子嗎？未來該怎麼面對呢？唉，要怎麼跟家人說我是跟女生在一起的，這可能這只是個意外吧，這也不是我的唯一不是嗎？太多的未知數，擔憂、害怕讓我敗退了，別浪費學姊的青春了，或者是我的，循著一個古典路線，找一個好男人，培養未來的生存之道吧……。

直到看到學姊與另外一個女生，牽手走在路上，學姊的側臉，燦爛的笑容……眯成一條線的眼睛，那種萬箭穿心，整個腸胃攪在一起，撞上腦門，活像是腦震盪的感受，壓抑在心裡的衝動、苦痛，全部宣洩在繼子一個月來哭紅的雙眼上，人怎麼可能逃得過分手的無限負面，膩了？倦了？煩了？不可能，絕對是因為真的不愛了，才能輕易逃過愛情的輻射，這不是人工就可以隔離的，但是我好愛學姊，我依然還愛著，這種得來不易的情感，我卻從來沒有用勇氣去呵護過……喜歡上一個人了啊，就是你的唯一，霎時我忘記學姊是一位學姊，是一個女生，因為學姊就是我的唯一啊，是我喜歡的人啊。

還記得在學姊告白的時候，我除了神昏顛倒其實心中一直埋著一句話，「學姊，我也好喜歡你，但是妳是女生。」我知道很傷人，甚至愚蠢，但那股不安終究是抵擋不了，在還沒有心理準備的時候，未來還有更多事情



要一一面對的時候，我接受了一個不同的愛，在我這個小宇宙內，已經自我毀滅，碎得赤裸裸的我，還是想跟學姊在一起的，只是，這一切都讓我真的太不知所措了。

我後來有和男生交往，也有女生，其中一個在一起了很久，最後是因為距離問題分開了，分手的難過大概就是如此，我懂，但痛徹心扉的感受，卻莫名的還停留在學姊身上，總說第一次的愛，是生疏卻也稚嫩珍貴的，陳奕迅用他那行如流水，淡如點水卻也濃如蜜糖的唱腔，「把一個人的溫暖，轉移到另一個的胸膛，讓上次犯的錯反省出夢想。」以現在的我，回想起那段過往，雖說當初可能年少輕狂，哪懂得負責及現實真正的重量，但談的愛，卻也是沉入心底，往後也無從體驗的，學姊，更是我無從追回的，喜歡其實既單純卻又複雜，這是好久以後我無意間發覺也是體會最深的。

## 自由之花

黃鈺涵

下雨了。

高台頂端的少女正劇烈的重複舞蹈中旋轉的部分，雨勢彷彿隨著節拍加劇。

他四處張望想尋找避雨的地方，不過很快就放棄了。因為除了他以外，四周的人群愉快的歡呼尖叫，宛如接受神的祝福一般高高舉起雙手。

他仰起臉，雨水打濕他的面頰。

——這裡是沙漠之國。

※

高台上的少女不知是何時離去的，而他依舊只能在人群中受到推擠。直到雨點打在身上到了會痛的程度，人群才漸漸散去。

他只是個旅行者，剛來到這個國家沒有多久，對於該去哪邊下榻也毫無概念，根本無處可去。然而雨勢非常的大，稍微思索後決定先到高台的底下避雨。

意外的是，那裏已經躲著一人，從衣著上可以判斷是那位獻舞的少女。她曲著腿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將臉埋在雙膝之間，被雨浸濕的衣服沉重的貼在身上，漆黑的長髮濕漉漉的披散下來，延伸到地面。

高台底下的空間並不寬裕，他保持著禮節，勉強的站在邊緣，然而若是風向改變，

仍然會被雨淋的徹底，只是即使如此，少女的腳尖依舊會輕觸到他的腳跟。

雨聲淹沒所有聲音，吵雜又寧靜，也讓所有畫面都顯得模糊不清。他恍惚的想，這真是傾盆大雨，已經不能用雨點或雨絲來形容，猶如瀑布似的洶湧的落下。

然而仔細傾聽，卻仍有不和諧的聲響，踐踏水窪的聲音不斷逼近。他眯起眼睛，這並不是錯覺。自雨中逐漸逼近的身影隔著雨幕叫喊，聲音被沖得零零落落，勉強分辨的話應該是在詢問某個人的行蹤。還來不及有所表示便感覺讓人抓住衣襬，溫度貼了上來，微微回頭便看見少女朝自己靠了靠，嘗試躲在陰影之中。

「我不知道。」他大聲回應，也不知道他們聽得清多少，「我只是旅行者。」

「你是旅行者？」在確認那群人離開後少女鬆開手，但一出口卻不是道謝，她仰起臉看他，臉上的妝容原本精緻華麗色彩鮮艷，但是現在已經是一蹋糊塗，此外即使提出了問題，少女也沒有等待回應，只是睜大了眼睛，她問：

「你見過芙丹嗎？」

我叫芙丹。

這個國家的父母會給自己的孩子取名為自己想要的卻得不到的東西。

而「芙丹」據說是一種花，花瓣純白似雪，蕊璀璨如黃金，只是生長在距離這裡非常遠的地方。

我母親非常想看。

那名少女如此介紹自己，她並沒有接過對方所遞出的手帕，而是直接抬起手臂，以衣袖抹去臉上的色彩，蒼白的臉蛋看起來意外的幼小。

「我想要離開這裡。」她咬字清晰的說，  
「你會幫助我嗎？」

※

這裡是沙漠之國。

每隔一段時間便會以神秘的方式挑選出獻祭的女巫，她們離開家庭，與人們隔閡。

她們負責跳舞，以舞蹈感動上天，使雨落下。

「你會怎麼看待這件事呢？」芙丹平靜的說，用手指梳理潮濕的頭髮。

他們已經離開了高台底下，來到最近的一家旅店，降雨的女巫在這個國家顯然飽受禮遇，芙丹要求一個談話的房間，一下子就被準備好了。

「妳希望我怎麼回答呢？」

「無稽之談，或者類似的話語，都好。」  
芙丹說，她也許並不像外表那麼幼小，「我想說的是，並不是非我不可。」

「水是珍貴的。」

「若是因此我的舞蹈就可以帶來雨水，那我只要不斷不斷地跳舞，這個國家就不用擔心乾旱。」

「但是並非如此。剛剛下了一場非常大的雨，是吧？」

「在三天內，不、也許一個星期，我的舞蹈毫無意義。即使磨破腳尖，也不會落下一滴雨水。」

「並不是非我不可。女巫只是一個幌子罷了。」

「但是我還是不會帶妳離開。」旅行者微笑地說，「即使妳這麼說，對於這個國家的人民，妳相當重要。」

「我可以付出代價。」芙丹沒有回應他的拒絕，而是更進一步地提出條件，「食物、水、武器、衣物，我想你總會需要一點東西，我可以替你準備。」

真是誘惑的條件，旅行者沉默了，他需要考慮一下。

在此同時門外傳來聲響，芙丹自言自語般輕聲地說：烙來了。

「你考慮一下，我期待你的答覆。」她主動的說，站起身來。

門沒有預警的被人打開，為首的青年淡金色的頭髮完全梳起，露出光潔的額頭，左

頰上的刺青簡單勾勒出一朵帶著莖的花，他抵緊嘴唇，露出一張堅毅的表情。

「芙丹，你在做什麼？」他的聲音清冷，像是一把薄卻銳利的匕首。

「聽故事，烙。」芙丹毫不退卻的回答他，「我請他告訴我其他地方的故事，這可以幫助我思考新的舞蹈。」

「這是新的旅行者——」芙丹停頓了下，彷彿現在才注意到這個問題似地看向對方，「我該如何稱呼你？」

「迪賽。」旅行者朝烙點頭致意，「這是我的名字。」

「那麼，歡迎你來到沙漠之國，迪賽。」烙不帶情感的說，他的視線和聲音一樣鋒利，他上下的打量迪賽，像是要將對方解剖成無數塊。接著重新將視線落在芙丹身上，語氣顯得柔軟許多，帶著嘆息的意味，「而妳也應該要回去了，芙丹。」

後來迪賽知道自己並不是這個國家的第一個旅行者，但卻是第一個答應芙丹的旅行者。

那段時間芙丹常常來找他，聽一些旅行上的故事，她在聽故事的時候總是聚精會神，那雙眼睛就像會說話一般明亮期待。有時候芙丹也會說些自己的故事，譬如她的長髮，那是模仿她的母親，雖然她也只記得母

親有著一頭長髮；譬如烙，她說烙其實是個溫柔的人，同樣的也是被選中保護她的幌子，她曾經想過和烙一起離開這裡，但是烙是不會逃避責任的人……。

每到這個時候迪賽就會有些後悔，也許他不應該答應對方。

畢竟自己並不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即使真的帶她離開了，也不保證要帶她遠行；但自己也不是一個非常壞的人，被人信賴的感覺令人害怕，因為同時也要承擔對方的失望。

※

在逃離的前一天，不知道哪邊出了差錯。東西確實都準備得差不多了，但是他們還沒有打算要走。

芙丹一如往常地過來，聽點故事、說點故事，在準備離開以前她看見牆角的兩袋行李，一大一小，她期待的問：「哪個是我的？」

「小的。」

迪賽的話音剛落，房門便被毫無預警的撞開，大量的人衝了進來，他才猛地意識到，投宿的旅店自剛剛開始便安靜的不像話。

有個人穿過人群走向他們，迪賽覺得這個畫面有些眼熟，才忽然想起他第一次見到烙也是類似的場景，他簡單的環顧四周，但沒有看見烙的身影。

芙丹站起身來，庇護似的擋在迪賽面前，「烙在哪裡？」

「我們沒有義務回答妳。」為首的那個人冷淡地說道，「如果是我國的女巫大人，我們便會回答她的問題；而如果您意圖放棄這個身分——」他沒有繼續說下去，而是毫無預警地抓住了芙丹的手臂，這似乎是開始的信號，離迪賽最近的那個人朝他揮出一拳。

一對多對於迪賽相當不利，他被壓制住，雙手受困在身後，其中一個人扯著他的頭髮逼他仰起頭，迪賽試圖扎著，試圖用眼角的餘光掌握現在的情況，他看見有人在這個時候才走進房間裡，但還沒看清是誰，就先聽見了芙丹的尖叫。

芙丹被抓住了長髮，她毫無意義的掙扎著，而一開始與她對話的那個人舉起了一把短刀，毫不猶豫的割斷了手上的頭髮。芙丹跌坐在地，對她而言，除了生命以外最重要的東西受到了摧毀。而迪賽在這個時候終於掙脫了桎梏撲了過去，但是於此同時卻有人重重的敲擊了他的後腦，意識喪失以前他聽見烙的聲音。

「我很抱歉，芙丹。但是不行。」

烙的聲音像摻了沙子，他輕而緩慢地說，在一片混亂中卻顯得非常清晰，「妳不能走。」

※

迪賽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個猶如鳥籠一般的狹小牢籠，而視線所及之處並沒有芙丹。他沒有受到更多的傷害，食物與水也同樣定時送來，只是沒有人開口回應他所提出的任何問題。

受監禁的這段時間烙出現過幾次，但僅僅是面無表情地用冰冷的淡色瞳孔打量他。

在牢籠裡無法看見太陽，沒有一天開始及結束的感覺，對於時間的掌握變得相當困難，迪賽以食物送來的次數作為計算，自醒來後至少已經過了三天。這遠遠超乎他原本打算停留的時間。

他有點後悔，假若一開始不要接受芙丹的條件，現在也不用這麼受苦，行程也不會受到影響；但卻也不那麼後悔，他想起芙丹聽故事時發亮的表情，就覺得真想讓她見見這個世界上更多美好的事情。

迪賽開始思考一件事。既然已經犯罪了，那麼再多一件似乎也沒關係。他有沒有辦法趁著送餐的時間打暈警衛逃走？但是他又該如何找到芙丹？

他不斷思考，就連夢境裡也是逃亡的預想。

而這場夢境終止在牢籠被打開的聲響，迪賽驚醒了，他警覺地看向聲音的來源，發

現那並不是以往的警衛。

那是一個瘦小的身影，以斗篷包裹住自己，帽兜掩蓋了表情，朝迪賽伸出了手。

迪賽愣了下，一時間沒有動作，於是那隻手便更進一步的，主動抓住了他。

手的主人拉扯著將他帶出牢籠，毫無遲疑地奔跑了起來，這是一個宛如迷宮的巨大空間，迪賽暗自慶幸著自己並沒有逃走，否則只會再次被帶回罷了。他分出心思觀察帶領自己的那個人，抓住自己的手掌冰涼柔軟，卻很堅定，不管拐了幾個彎都沒有鬆開的跡象，像是非常緊張似的緊緊抓著，蒼白的手背上用力地浮出青筋。

終於回到戶外時迪賽深深吸了一口氣，沙漠之國的空氣微微濕潤，也許剛剛下過一場雨。

「妳跳舞了？」他問。

「是。那是一場非常大的雨。」那個人一面回答他，一面掀開了兜帽。這個夜晚沒有雲朵的遮蔽，銀色的月光流瀉下來，剪去長髮的芙丹整個人顯得明亮了許多，她蒼白的微笑著，看起來似乎瘦了一點。

「你準備好要離開了嗎？」她問，「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你什麼時候要離開？」

※

越快越好。

迪賽這麼回答對方，但是他沒有想到芙丹會告訴他：那就現在。

他們拿到了所需的東西，來到了城門邊，不知道是不是交替的時間，居然沒有衛兵。

這真是個好時機，迪賽如此想到，這一回換他抓住芙丹的手臂，「走了，芙丹。」他說。

「我帶妳離開這裡。」

芙丹聞言眨了眨眼睛，大大的微笑了起來。那是迪賽自旅行以來見過最溫柔的表情。

少女就這麼看著他，一隻手抓緊了胸前的布料，「抱歉，迪賽。」

「我有東西忘了拿，你願意等等我嗎？」

芙丹這麼說，她還說：沙漠之國的夜晚很冷的，於是脫下斗篷交給了對方。

迪賽焦急不安卻又期待的等待著。快點回來吧。

快點回來吧。我帶妳去很多地方。大片草原的地方、有著湖泊和河流的地方、一片積雪顯得純白色的地方。快點回來吧。

然而迪賽一直沒有等到芙丹。

天已經快亮了，他顯得越來越焦躁。交接後的衛兵遠遠的走來了，迪賽為了不被發現，彎下身躲到牆角的陰影中。這個時候他聽見了一個小小的聲響，就像紙張互相摩

擦，有什麼東西滑出了斗篷的口袋。

迪賽低下頭，有一封僅是簡單對折的信落在他的腳邊。

他忽然清楚地意識到，他是絕對等不到芙丹的。

※

想與你一同離開，卻讓烙帶回的那個夜晚，我第一次做了夢。

夢裡面，我真的自由了。

然而這個世界卻下起了雨，雨一直下，一直下。你帶我去了很多很多地方，但是雨從來沒有停。

雨一直下，一直下，形成積水、河流、災難。

夢境的最後，我們在一座非常高的山上找到了芙丹，花瓣純白似雪，蕊璀璨如黃金。然後我們被洪水吞沒，我們溺死了。

我醒來的時候，烙正看著我。他沉默地看著我，將囚禁你的牢籠鑰匙交到了我的手上。

我叫芙丹，請記得這個名字。

在這個國家，人們習慣為自己的孩子取名為自己想要卻得不到的東西。

如果我有機會擁有屬於我自己的孩子，我會用你的名字替他命名。

※

迪賽仰起臉，自城牆外仍然可以看見初遇的那座高台。

他眯起眼，在上頭隱約可見一個白色的人影，他想那是芙丹。距離很遠，畫面卻因為想像而變得清晰。芙丹正在旋轉，她跳著獻祭的舞蹈，她有哭嗎？

這個國家相信，女巫的舞蹈能夠感動上天，使雨落下。

也許這是真的。

他閉上眼，感覺雨水打濕他的面頰。

## 語之謎

張芳瑜

夏日午後，碧藍如水的天空好似可以滴下清澈的水珠，少年坐於靠窗邊的位置，手托著下巴望向窗外。

他想著，時間是否能在此時此刻，就這麼悄悄的靜止了。

放學的鐘聲響起，有些人三三兩兩的結伴離開校園，有些人仍圍在教室或走廊上聊天，笑聲與談話聲此起彼落。

這是間位於南部的高級中學，暑假過後剛開學幾天，校園仍漫著悠閒的氛圍。

「誒誒！阿云！誒！云綃！都下課了還在發呆，跟你說件事。」坐在前排的同學湊了過來，順手搭上少年右肩說。

「幹嘛。」在神遊的神智突然被拉了回來，云綃略有不滿的挑起眉。

「誒跟你說！我暑假去了動漫展，辛辛苦苦的搶到了個好東西喔！」

「有話快說好嗎。」云綃並無刻意隱藏語氣裡的不耐。

「登登！這是我花了兩小時排隊買到的限量人物卡組喔！」前排同學像獻寶一樣捧出一盒長方型卡片，以充滿炫耀的口吻說。

看著一張張人物卡上動漫畫風的少女，各個穿著清涼的泳裝擺出不同的姿勢。少年

幾乎不可聞的嘆了口氣說。

「吳書宇，別和我討論你那下流的興趣好嗎。」

「誒阿云你怎麼這樣，我可是因為你是我的好兄弟才給你看的！」

云綃自動忽略了書宇同學埋怨的話語，逕自收拾起了書包。

「一起走嗎？」

「好阿！喂喂等我一下阿云！讓我收個東西嘛！」

「阿！小云！要回去了嗎？我和你一起走。」

本來在一旁聊天的少女，看到云綃從座位上站起，馬上和身旁的朋友說了再見後便走了過來。

「嗨，小欣！」書宇笑咪咪的打了招呼。

云綃卻在聽見那聲稱呼後皺起眉頭。

「都說過多少次，別再那麼叫我了，又不是小孩子。」

「誒都叫這麼久了，一時也改不過來嘛。」少女向云綃扮了個鬼臉。

他們三人就讀同一所中學，從國中時就是好朋友；梁欣和云綃更因為住的地方相近，從小就玩在一起，可謂青梅竹馬。

太陽斜斜的掛在西邊，把影子拉的長長的，伴著三人一同走出教室。



一到走廊上，卻聽得另一道聲音傳來。

「……暑假上映的那部『福爾摩斯』還不錯，懸疑的犯罪劇情很到位，福爾摩斯破案手法也很精湛；尤其是他揪出犯人那刻！真不愧是柯南道爾筆下……」

一連串與推理相關的熱烈討論滔滔不絕的傳來，在云綃班上，誰都知道鄭祥昕是不折不扣的『福爾摩斯迷』，總是三句不離推理。

書宇聽到後誇張的向云綃和梁欣聳了聳肩，還故意嘆了一口氣說。

「真不知道推理有什麼好的，不就是讓人想破頭而已嗎？而且福爾摩斯只是個虛構的人物，哪有人可以這麼神；那些案子聽起來也都很假，在現實中根本不可能發生。還不如看我的動漫比較實際！」

由於書宇同學渾然不覺自己說得太大聲，在云綃還來不及吐槽他：其實動漫也是虛構的東西之前，祥昕就一臉不悅的走了過來。

「吳書宇，注意從你口中說出來的話！」

可能是因為祥昕的口氣實在是太不善，書宇也不悅的提高了音量。

「怎樣！我就是要說！福爾摩斯就是個騙子！那些手法也都是騙人的把戲！你能拿我怎麼樣！」

祥昕的臉色又更沉了一些，梁欣站到云綃身旁和他偷偷咬耳朵。

「嗚阿，阿宇踩到他的地雷了！」

冷不防的，祥昕伸手提起書宇的衣領，書宇也不甘示弱的抓住他的手腕，空氣中瀰漫著一觸即發的火藥味。

「我會讓你知道，侮辱福爾摩斯和推理的後果！」

他們瞪著彼此僵持了一會兒，但祥昕最後只說了這麼一句話，鬆開了抓著衣領的手，神色陰霾的轉身就走。

「可惡的書呆子！推理了不起喔！阿阿！真是太令人不爽了！我今天回家一定要多看一集動畫！」

書宇拉好制服的衣領，嘴裡同時嚷嚷著。

「你自己本來就想看吧，找什麼藉口！」該吐槽的地方云綃總是不會放過。

翌日，度過了第一、二堂讓人昏昏欲睡的化學課，林云綃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被書宇同學拖著又換了一間教室，不情願的去上音樂課。

坐到位置上不出幾分鐘，云綃就半眯著眼，又不知道神遊到哪去了。突然一陣風拂過臉龐，伴著優美的旋律傳進耳裡，令他馬上清醒了幾分。

原來是老師坐在鋼琴旁為台上的同學伴

奏，但奇怪的是，云綃發現彈到某個段落，傳出的聲音好像有些奇怪。

「走音了嗎……」聽著不完整的音符，他並無多想。

午休，云綃吃完午餐後就趴在窗邊吹著風。

「要喝嗎？」

銀鈴般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一轉頭就看到梁欣拿了罐飲料在他眼前晃了晃。

盯著她看了一會兒，云綃便接過了梁欣手中的飲料。不管看了多少次，少年從很久以前就一直覺得，少女透澈的眼眸漂亮得很，就像夜空中閃爍著熠熠光輝的星子。

「阿宇呢？」梁欣問，少女嘴角總是噙著一抹溫和的笑。

「誰知道？又跑去哪鬼混了吧！」

風徐徐吹來，一切看起來那麼的祥和美好，只要沒有那一陣喧鬧聲打斷。

「阿云！阿云！大事不好了嗚嗚！」

說人人到。

「又怎麼了？」云綃無奈的回應。

「嗚嗚阿云我跟你說，我的限量版人物卡組不見了！」

「應該是你自己忘記帶出來吧？」

「沒有啦！化學課換教室前我有看到它好好的放在書包裡！」

書宇同學看云綃一副不想搭理的樣子，哭喪著臉轉而向梁欣求救。

「小欣幫幫我～」

「書包和座位四周都有找過了嗎？」梁欣好心的問。

「有阿，可是都沒看到。」

「說不定是哪個對你懷恨在心的人把它偷走的吧？」云綃一副事不關己，在一旁落井下石的說著風涼話。

「怎麼可能，我們早上四堂課都不在教室，有誰會來拿阿？」書宇癢著嘴反問。

「阿，這麼說來，鄭祥昕在第二堂化學課的時候好像有離開教室喔！」梁欣突然想到。

「去哪阿？」

「好像是跟老師說要去廁所。」

書宇想到昨天和那傢伙起的衝突，頓時一把火冒了起來，氣憤的一口咬定一定是他幹的。

「我去找那臭傢伙！」

「阿！等等阿宇！」

梁欣還來不及阻止，書宇已快步走向坐在教室另一端的鄭祥昕。

「喂書呆子！一定是你做的吧！把我的東西拿出來！」

這次換書宇揪住鄭祥昕的衣領低吼著。

「誰拿了你的卡片阿，有證據可以證明是我做的嗎？你的東西我根本連碰也不屑碰！有本事不會自己去找出來。」

鄭祥昕推了推眼鏡，以挑釁的眼神睨著吳書宇。

在一旁的云綃像發現了什麼似的，皺了下眉頭。

「你最好放手，野蠻人。」

聽到那番話，書宇頓時為之氣結，開口一句髒話就要罵過去；但最終還是忍了下來，一臉憤恨的走了回來，嘴裡還碎碎念著。

「可惡阿！我一定要找到證據讓他吐出實話，把我的東西交出來！」

「不用了，已經可以確定是他拿的沒錯。」

「小云你怎麼知道？」「咦？阿云你知道？」

兩人同時轉過頭看他，害他一時反應不過來，只好別過頭。

「剛才你不是向他說：把我的『東西』拿出來嗎？」

「恩對阿。」

「可是鄭祥昕卻說：誰拿了你的『卡片』吧。你只說了交出你的東西，他怎麼會知道你丟的『東西』是卡片呢？這樣如果東西還不是他拿的就奇怪了。」云綃接著說。

「啊啊！那卑鄙的臭書呆子！」

書宇霍然站起身，一副要幹架的樣子想馬上去找鄭祥昕理論。

云綃卻猛地拉住他的後領，害他有種要窒息的感覺。

「阿云你幹嘛啦！」書宇扶著桌子咳了幾聲。

「別浪費力氣了，就算你再問，他一樣可以抵死不認；而且聽他的口氣，東西一定不在他手上，應該是藏到別的地方去了。」

「那要怎麼辦阿？」

「既然他都向你下了戰帖，不好好接受怎麼行。」

云綃露出一抹充滿玩味的笑容。

「就不相信找不到呢。」

基本上書宇和云綃一樣都是個上課專門打混摸魚的傢伙，云綃不用多想就知道能倚靠就只有品學兼優的梁欣了。她就是那種上課專心聽講、放學後認真複習的好學生。

「欣，鄭祥昕是什麼時候跟老師說要去廁所的？」

「好像是下課前二十分鐘吧。」

「那他離開了多久？」

「想想喔～大概四、五分鐘而已。」梁欣歪著頭想了一下

「時間好短。」云綃又皺了下眉頭。

「他會不會先從教室拿走我的卡片之後

再到廁所藏起來阿？」書宇插嘴問道。

「可能性不大，有太多人會去廁所了，很容易被發現。若真要藏在廁所，我想他也只能藏在水箱裡；水箱又太高，丟進去後要拿出來很麻煩。他應該會藏在一個更方便拿到的地方。」

「那他會不會把它埋在花園阿？或是藏在別棟大樓？」

「你傻了嗎？他才離開五分鐘而已。」云綃忍不住向書宇同學翻了個白眼。

「說的也是。」書宇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頭。

「他要藏也只能藏在這一層樓。」

云綃說著，從抽屜拿了一張紙出來。畫了這一層樓的平面圖後又說。

「我們分析一下，用最短的時間假設他只離開了四分鐘。廁所在這層樓的最右側，化學教室在最左側；而我們班在廁所旁邊，來回的話最多需要一分鐘。」他拿著筆在紙上化學教室和班上的距離畫條線，寫上數字一。「若鄭祥昕沒有進去廁所，直接到班上找出卡片再拿到某處藏起來，他只能有三分鐘的時間。」

接著又在線條下方寫上，四減一等於三。

「我們班旁邊還有七班和八班的教室，再接著就是樓梯了；但當時這兩間教室都有

人在使用，所以先從選項中刪除。」

云綃在紙上兩間教室的位置各畫一個叉，又轉頭向梁欣提了個問題。

「欣，那傢伙回來的時候手上應該沒有拿東西吧？」

「沒有喔。」梁欣搖了搖頭。

「恩，雖然也是可以藏進衣服裡帶進來，但上課中他也只能先放進抽屜，頻頻有些小動作又容易被關注；我們也暫時不考慮化學教室。」

看到他們倆都點頭同意後，便在化學教室的位置也劃個叉。

「那就剩下樓梯旁的音樂教室，和隔壁的生物教室了！」書宇得出了個在明顯不過的結論。

「雖然我覺得兩個地方的可能性都很大，不過最有可能的應該是……」

「音樂教室吧！」一直默不作聲的梁欣突然說。

「喔～為什麼妳這麼想？」云綃轉過頭看向她。

「因為我們下堂就是音樂課，位置絕佳又可順便監看囉。」梁欣回以一個微笑。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書宇問

「走阿。」

三人來到音樂教室。環視著牆邊塞滿課

本和雜物的四個鐵櫃，和堆放於鐵櫃上方和一旁的數個紙箱。書宇心裡頓時升起了一陣無力感。

「誒阿云，我們該不會要翻遍整間教室吧！」

「你想的話自己去，我可不奉陪。」云銷只睨了他一眼，逕自走向講台旁的三角鋼琴。

在其他兩人還沒反應過來云銷想幹嘛時，他已掀開了琴弦上的蓋子，往裡頭看了一眼後說。

「喏，你的東西。」

書宇走近後一看，發現他的卡組果真被放在弦與弦之間的空隙，讓他驚訝的張大了雙眼。

「咦真的在這裡唉！阿云你怎麼知道？」

「對阿小云你好厲害！怎麼知道的阿？」梁欣也好奇的問他。

「剛好猜到而已。」在兩雙閃閃發亮的眼睛的盯視下，不知如何解釋起的云銷只好又別過臉。「確認一下吧，我怎麼覺得鄭翔昕不會這麼簡單就放過你。」

為了轉移剛才的問題，云銷又向書宇說。

書宇把盒蓋打開檢查後，馬上又發出了令云銷頭疼的煩人悲鳴聲。

「嗚嗚真的誒阿云！少了一張！還是我

最喜歡的那張～」

為了停止那惱人的聲音，云銷用手捏了捏眉心，想想後又問。

「欣，鄭翔昕音樂課之後還去了哪裡嗎？」

「他幫我一起把音樂老師的書拿去圖書館還喔。」

雖然對於這麼輕鬆就得知的目的地感到疑惑，云銷仍決定先動身前往。

「那下一站也很明確了，走吧。」

他們一夥人走下樓梯來到了一樓的圖書館，跟著梁欣走到還書箱旁。

「都還在這裡呢，老師要我們還的書。」她說著從箱子裡拿出了六本厚書。

「先找看看。」云銷發號完司令後，三人就動手翻起了書本。

但不管三人多仔細的翻過每一頁，卻連個像卡片形狀的東西都沒看到。梁欣甚至還在千鈞一髮之際制止了把書皮掀起來找不著，還想把黏貼處也撕開查看的書宇同學。

「啊我想到了！我們要走之前鄭翔昕跟我說要去借書。」梁欣剛才著實忘了這件事。

「妳有看到他借了什麼嗎？」云銷問。

「沒誒，我站在門口等，也沒看見他往哪個方向。而且他很快就出來了，說是他要找的書被借走了。」

「之後你們就回教室了？」

「恩。」

「我們該不會要一本一本找吧天阿！乾脆調監視器來看好了！」書宇又再度發出哀嚎。

「你閉嘴！早猜到沒那麼簡單，但我們一定漏了什麼東西。」云綃煩躁的抓了抓頭髮，又說。

「誒吳書宇，看一下你那盒子裡還有沒有什麼。」

云綃看著他再度拿出盒子，在手裡翻查看後，果真發現了個東西。

「我剛剛沒發現，有一張紙誒，阿云。」

「寫了什麼？」梁欣和云綃一同湊了上去。

翻開了對折的紙條，他們看到紙上只寫了短短的兩行字—『作者無法做到所有的事，即便他早已預料到敗於六個聯盟軍下的法國』。

「什麼意思？難道他把我的卡放在世界歷史裡嗎？」書宇不加思索的亂猜。

「法國歷史呢？」梁欣也湊上一腳。

林云綃罕見的不發一語，只盯著紙條沉思，腦中好像閃過個模糊的想法，可是又抓不太住。

無意間，他看到還書箱裡其中一本書，

封面寫著—Arsène Lupin (亞森·羅蘋)。

頓時一切豁然開朗，就像縱橫交錯的齒輪被機關重新啟動了一樣。

「欣，放小說的架子在哪裡？帶我去。」

「咦？好阿。」雖然不太懂云綃想做什麼，梁欣還是點了點頭。

一行人來到了圖書館二樓，走到了較內排的書架。云綃張望了一會兒，走到第二櫃鐵架旁。

鐵架上排滿了全套的福爾摩斯探案，有四簽名、恐怖谷等……。

他們看著云綃毫不猶豫的抽出一本書翻了幾下，一張卡片應聲掉出。上前一看，果然是他們在找的遺失目標。

「誒！怎麼在這裡？」書宇大感驚訝。

云綃遞過那本書給書宇和梁欣看。那是福爾摩斯探案中的一六個拿破崙像。

「再看看那張紙條。」

他們倆各自看著紙條陷入思考，過了一會兒書宇終究按耐不住。

「誒阿云老大您就直說吧！你也知道我頭腦不好使嘛！法國又不只戰敗一場，你怎麼知道是拿破崙啊？」

「真是的阿宇你上課認真點嘛！輸於六國盟軍的只有拿破崙的滑鐵盧之役啊！」梁欣也忍不住念了兩句。

「可是我還是不太懂，就算知道是拿破崙，我會想到的也是法國歷史；或是直接找滑鐵盧之役的相關書籍，小云你怎麼會知道是福爾摩斯？」

「看紙條。」云綃用手指著第一句話說。

「把它翻成英文看看。」

「Author can't do all the things.

是嗎？」梁欣說。

「那如果不看 the things，再把 can't 拆成 cannot 念看看。」

「Author cannot do all……啊！我知道了！」梁欣驚訝的張大了雙眼

「什麼什麼？跟我說啦～」書宇仍在一旁尚未進入狀況。

「Author cannot do all (Arthur Conan Doyle)，亞瑟柯南道爾。也就是福爾摩斯的作者。」

大地一片欣欣向榮，又是個晴朗的午後。云綃仍望向窗外發著呆，老師的教課內容一句也沒聽進去。

突然一隻手在他的眼前揮了揮。云綃回過神只看見書宇翹著兩腳椅靠在他的書桌前，一副有話想說的樣子。

「幹嘛。」云綃不是很情願的靠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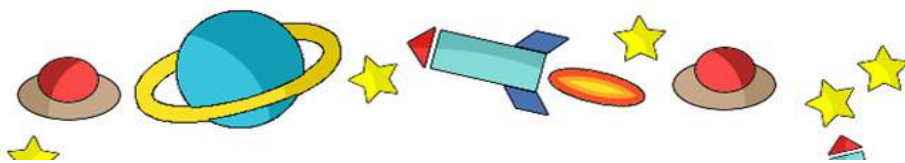
「誒阿云我都不知道你有這麼聰明，你的成績也不過比我好一點而已啊，到底是怎

麼知道的？跟我說啦？」

云綃垂下眼，打算一如往常的忽視書宇的話。

「就說了，剛好猜到而已。」

# 四、指定題目組





# 指定題目組(青春記事簿)

## 得獎名單

名次	題目	班級	作者
佳作一	那年，十七歲的暑假	五專護理科 三年五班	杜菱
佳作二	難辨虛實的夢— 《大亨小傳》觀後感	五專護理科 三年一班	吳妙謙



## 那年，十七歲的暑假

杜菱

十七歲的暑假，大部分的學生都在埋首苦讀，又或者在工作崗位努力打拼甚至有人可以到處遊玩，而我的，確實很不一樣。

清晨五點鐘，灰濛濛的蒼穹透不出一絲光芒，尖銳的鈴聲畫破了寂靜，我睡眼惺忪的按掉鬧鈴，迎接實習的每一天。勉強與周公邊搏鬥邊穿上彈性襪與衣服，梳洗一番便踏上腳踏車騎向離家約二十分鐘路程的成大醫院。「刷！」通過住院大樓自動門的那一刻，一股風迎面撲來，混雜著一些藥與消毒水的氣味，代表著一天即將展開。

十七歲的暑假，我是個護生，猶如初生之犢，來到醫院展開一段神奇旅程。「學妹！」聽到學姐或老師的呼喚，我總是不由自主繃緊神經，戰戰兢兢的迎接新任務。忙碌卻也充實，我以為這一切都會非常平順的過去，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一定要很堅強不能放棄，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了那件事，第一次感到挫折……。

我永遠記得那天，我們照顧一個中年男子，因為同學幫忙做傷口護理時他正在躁動，我便在一旁握住他的手，本來一開始他的手還好端端的不動了，不知為何他突然開始躁動起來，因為他的力氣十分大，我的身

體便隨著他的手擺動著，就像小孩子手上的氣球一樣搖晃著，十分滑稽，後來他的表情開始猙獰，嘴裡不斷發出嘶嘶的怒吼（因為做氣切發不出聲音），我放開手後他還是非常生氣，我手足無措，只能對他鞠躬說聲抱歉後就離開了，事後老師雖有安撫我，但我還是很挫折，責怪自己竟然讓病人如此不悅卻什麼也幫助不了。隔天老師帶領我們去照顧他，我驚慌失措深怕昨日的情況重演，但還是硬著頭皮過去了，這天我幫他做氣切護理，過程中我看到他的幽幽眼神，似乎有很多的話想訴說，就在此時一位大哥走了進來，他的眼神突然發亮，原本面無表情的臉散發出快樂的氣息，原來他今天要轉院了，大哥要帶他轉到其他的安寧之家，就在他要離開的時候，那為大哥拍拍他說：「跟他們說謝謝阿！」，他看著我們，表情已不再憂愁了，「謝謝！」他輕輕的對我們揮了揮手，告別。過了一個轉角，我聽到大哥沉重的跟老師說：「要是他年輕時不要遇到那群朋友就好了……」，看著他離去的孱弱背影，我閉上眼雙手合十，但願他永遠快樂、平安。

也許人生是無常的，我想我們能做到的，就是讓那些在醫院裡的人，不僅能夠得到醫療的照護，也能在心靈上得到那麼一點的溫暖吧？我們病房很常幫別人洗頭，從十幾歲到六十幾歲的人都是我們的「顧客」，舒

適護理很重要，也順便建立起與病患的感情，而其中我很喜歡一位罹患口腔癌的大哥，雖然做化療很不舒服，但他在我們幫他洗頭、鼻胃管護理還有量生命徵象時都會跟我們聊聊天，甚至我們臺語說的不「輪轉」時，他也會跟我們開玩笑，笑一笑整天的疲勞全都煙消雲散，好不快樂。

在實習的過程中，我們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人，他們都有很不同的故事，我們就在這些日子裡，得到很多人生的領悟。「妹妹啊，你的名字好特別喔，你的眼鏡也是。」有次我在幫一個小姐量生命徵象的時候她跟我聊起天來，雖然時間不多，但我喜歡這種人與人之間那種不做作的真實情感，她有一個不離不棄的男友，她的腳因為被別人推倒後一直不良於行，但她很樂觀，後來她轉到別的病房，某日我看到她出現在我們病房的走廊，她說：「我來找之前隔壁的阿姨聊天」，然後拄著步行器慢慢走到之前的病房，我不覺得她是病人，而是一位勇敢樂觀的鬥士。「哇！」一位小妹妹看到我進門便哭個不停，水銀血壓計捧在手裡不知該如何量才好，回想老師說過的，我拿起聽診器放到她的手裡，「妹妹妳摸摸看，很好玩喔！」她把聽診面握在手裡好一陣子，嚎哭才慢慢轉成嗚咽聲，「妳好乖喔！」完成了小孩的血壓測量，一股莫名的成就感湧上心頭，小時後我

也是這樣怕醫生還有護理師的，所以我完全能體諒小孩的感受，在心中默默期許希望以後兒科實習也能如此鎮定。有天病房來了一個大約一歲的小孩，就像一般的小孩非常的惹人憐愛，但是他雙眼都罩著眼罩，「好起來幾乎都會失明了呢。」老師在私下這樣告訴我們，孩子的媽媽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是十分樂觀，她只願她的孩子健康長大就好，讓人十分心疼不捨，但也見證到母愛的無私偉大。

十八天的旅程裡，有被責罵，有得到溫暖，有害怕，也有堅強。一位阿伯要出院了，他和太太看到我們經過就不停的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我覺得我們的付出如果能夠得到一句真誠的「謝謝」便是我最大的收穫，醫院裡的人來去匆匆，也許未來我在路上遇到他們也認不出來曾經我在成大醫院的日子是與他們一起攜手度過，但我很幸運，能夠在這段時間照顧他們，也希望他們往後都能夠健康平安與快樂。護生的生涯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不求平平順順，雷諾瓦說過：「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挫折在所難免，但最美麗的果實就是我這些最珍貴的回憶，只希望我對護理的熱情能夠一直延續下去，直到永遠，永不止息。

# 難辨虛實的夢— 電影及原作書籍《大亨小 傳》觀後感

吳妙謙

會讀這本書似乎帶著點特別的機緣。恰好在稍不久前剛巧有機會看了此書改編成的電影，恍恍惚惚，模模糊糊，只記得被色彩斑斕的畫面閃呀閃的，從頭到尾看完了還是覺得好像在作夢，整部電影都像是在作夢，沉浸在紙醉金迷中，如此多彩又如此空洞。然後電影驟地迎向結局，蓋茲比沉淪其中直至尾聲，然而我和敘事者尼克一起，在電影結束的那一刻頭腦驟然明亮，如夢初醒。像是以前看的幾十部電影一樣，我想也許就這樣結束了吧，卻又在幾週後喜歡的作家的新作品中看到，她說她因此書以及《故園風雨後》起了寫這篇故事的興致，然後附上《大亨小傳》的電影配樂。或許是電影中殘存的畫面，或許是她唯美又恍惚的文字，加上 Lana Del Rey 慵懶而磅礴的歌聲催化，我又一次跌進了夢裡。讀完她還未完成的短短兩章，像是做到一半的夢硬生生斷掉那樣的不適，我覺得我一定要去看看這本書，她能寫出那麼多美麗的文字，但是對於這本書她只說了「真的很好看」如此淺顯的讚美，我想起她

在她的故事中描述裡面一個角色時用的形容「我想起了人們會在提及他時張口結舌，遺忘所有形容詞，最後只剩下一個『美』。」或許這篇故事精彩直至把萬千話語都揉合成「好看」一詞。

這部作品在我心中來來回回脫離不了在先前我已經提過了好幾遍的「夢」一字，有誰說過「小說家是夢想家」，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編織了一個浮華的世界，世界裡看似飽滿卻又空虛的角色——這位存在夢裡的夢想家——蓋茲比也在此創造他的夢，他甚至將自己深愛的黛西也編入他的夢裡，他是如此處心積慮，如此費盡心機來換取再見她一面和與她持續發展的機會。蓋茲比確實很了不起，他幾乎從零起步，他抓住一切可能，最終使自己成為一個富人，卻始終無法改變當時社會很注重的「出身」，於是除了夢以外，他編織謊言。

這部電影的原著小說相關的解析提到過：「黛西是蓋茲比一直以來追隨的那種美的化身。」黛西是出身名門的小姐，高貴優雅，天真甜美，而蓋茲比出身貧寒，他見到了有著他夢想中的生活和他期望的出身的人，於是他不可自拔地陷入他自以為的愛裡，他設計的藍圖黛西也身在其中。我想他追求的只是黛西外表和物質的華美，沒有了

這一切或許他永遠也不會愛上她，不論蓋茲比究竟是虛榮還是為了別的什麼，由此影射出人們急切想攀上權貴或是成為權貴的心態，貪婪的人心，我們希望自己擁有的是最好的，我們看著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或許奢求或許嫉妒，或許因而產生愛，如同黛西之於蓋茲比，又如同現在人們追星的心態。因為美麗因為富貴，因為他擁有你沒有的。電影配樂《Beautiful and Young》的歌詞如此寫著：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 (當我不在盛氣年華時，你是否依然愛著我?)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 but my aching soul? (當我一無所有，只剩下悲哀靈魂時，你是否還會愛著我?)

歌詞自問自答，I know you will.

我不知道該如何解答這句話，但是我心中的答案是，不會，假如這首歌的主語是黛西的話。在我看來，蓋茲比愛的或許只是美好的幻影而已。